

十三經注疏

十六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

八之一

豳七月詁訓傳第十五

陸曰豳者戎狄之地名也。夏道衰，后稷之曾孫公劉自邠而居豳，其封域在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於漢屬右扶風郿縣，周公潛流言之，難居。東都思公劉大王為豳公，憂勞民事，以此表已志而作七月，鳴鳴之詩，成王居而述之，以致太平，故大師述其詩為豳國之風焉。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豳譜

豳者后稷之曾孫也。公劉者自邠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郿縣。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是公劉為后稷之曾孫也。生民云：即有邠家室。本紀云：舜封后稷于邠，公劉因封不改。故知公劉自邠而出也。公劉之篇，論公劉為狄伯，逐而徙居。經云：度其文陽，豳居允茲。本紀亦云：扶風郿縣有豳，公劉所居之地，名也。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郿縣有豳，公劉所居之邑，是漢時屬扶風郿縣也。言自邠而出者，杜預云：豳在豳，新平漆縣東，地郿今始平武功縣所治。豳城是也。郿近而豳遠，袋內出外，故言出。公劉以夏后大康，將失其官，守甯於

此地，猶後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正義曰：國語云：昔我先王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育稷弗務，我先王不窋，州失其官，而自甯於戎狄之間。韋昭云：豳，西北戎比近狄，周本紀亦云：不窋奔戎狄之間。此云公劉甯於此地者，案此公劉之篇，論公劉遷豳事，皆詳悉自邠徙豳，必從公劉始矣。蓋不窋之時，已甯豳地，尚往來邠國，至公劉而終以邠民遷之也。本紀云：公劉卒，子慶即立國於豳，是也。定國於邠，自公劉始也。韋昭注：國語以為不窋當大康之時，公劉乃不窋之孫，不應亦當大康之出。而此云公劉以大康時失官，守者，周語止云：夏之衰也，不言始衰之主。書序云：大康失邦，則夏后之夏，自大康為始。故繫大康言之，其實云：劉適豳，不當大康之世。鄭據外傳之文，取不窋之事，以為說耳。本紀云：公劉雖在戎狄間，後後后稷之業，民賴其慶，百社懷之。周道之興，自此始也。又公劉之篇，貝述公劉居豳愛民之事，是民歸之而成國也。其封域在禹貢雍州皮山之北，原隰之野。正義曰：禹貢雍州，云：荆岐既旅，原隰既績，是岐山原隰屬雍州也。太王始入居岐之陽，明豳在岐山之北。公劉之篇，說公劉居豳，度其原隰，以治田，是豳居原隰之野。當商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之。正義曰：詩綿傳及書傳略說，皆有其事。公劉之出大王之入，雖有

其異由有專唯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正義曰：正義曰：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古公復修后稷之業。公劉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也。早麓序云：周之先祖復修后稷公劉之業，而鄭公言公劉太王者，以周公之先，祖復修后稷此二人，故特言之。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居東都二年。正義曰：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非辟，何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是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也。金縢唯云：居東不言東都，周公避居亦當不出。歲內自然在東都。時實為都而云都，據後營而言之。耳：周公在東，出三年言為都，而金縢之成文，公劉太王居邇之職，要念民事至之功，以比序已志。正義曰：此經作七月之意也。以公劉農為務，使衣食充足，憂念民出或入，其居邇之時，取民農為務，使衣食充足，憂念民事有至若之功，由其積德愛民，子孫卒成王業。周公出居東都，恐王業毀壞，亦憂念民事無成，周道其意，與公劉大王之志同，不得自言已身。身存已志，知周公之作七月其意必如此者，以序云：周公身存已志，知周公之作七月王業之艱，唯言札變是言，乃作也。襄二十九

也。七月之詩，非利成王，非美成王，無故先公之。公劉之業，之根，唯則是思，念先公用以比序已志也。本詩周公所作，太師題之曰：公劉明其然矣，而先公在邇，凡經十出，知唯念公劉太王者，以公劉初居邇之主，太王終去邇之君，是先公之後，皆有事，唯之故，周公身事，唯追念憂，公劉明是念其後者，故知周公所念，此二人君，然大上既，公劉明是念后稷之教，乃在居邇之後，周公居邇之事，知其此念大王昔將焉，說大王之色，云：民之夜生，自土沮，言居邇之出，得民之意，民戀其德，故典俱，迂明知，思念，公事其意，亦及大王也。斯於上句，言周公居東二年，比句，說其作詩之意，後明七月之在，此二年之中，因尚書有二年之文，故言之耳。非謂居東二年始作七月也。何則？存云：周公遭受，即作不應坐受二年之始，為詩七月之依，當是初出之年也。後成王仰之，反之，攝致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糾紛於公劉大王之所為，太師大述其志，主意於幽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為王代之代，成王治國政，而致太平，其出居東都也。其入王常守專一之德，不有回邪，似公劉大王之所為也。周公作詩之時，有自此二人之意，及其終得，相王政其事，又似之。

此詩用於樂中當立題目大師於大述周公之志以此十
月之詩主意公之事故別其詩不合在周之風雅而以為
幽國之變風焉此乃遠論幽公為諸侯之政周公陳之欲以
此序已志不王業之本不得入周召之正風也又非刺美

成王入成王之正雅周公王朝卿七不得專各一國進
退其上陳幽公故為幽之變風若所陳亦不可
公之為宜

則用善惡公之政矣之變以其變風下主述周
劉以之變風陳文幽者召公

列為事既并為在風以在風下之德也冠諸篇業是於周公為
周召幽周公專為一國上問幽士月周公之事周公之德
今

事司於王政處同之後不與國為幽次之小周公德諸侯
其近出居玉崩四也十一疾瘵五年秋紂至此也

辨武王崩及周公出之事實成王以又王終明者案大戴禮
云文王十三生伯邑十一歲文王世子文王受命七

王既少文王十四歲文王受命七年武王伐殷作泰誓案經泰誓上篇說武王
命十一年泰誓下世即云還歸二年而後伐紂

後六年也金縢云武王既克商三年王有疾弗豫是伐紂後

我紂之時受命十二年也文王崩至十三年治伐紂是弱

後六年也金縢云武王既克商三年王有疾弗豫是伐紂後

二年有疾從文王之崩至武王有疾積八年矣文王崩時武
王已八十三矣至此則九十一也武王九十三而崩故知
後二年崩也知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君禮君薨百官
已而所政於冢宰三年定四年左氏云周公為太宰以右
室周公既為大宰武王初崩總攝王政自是常事管蔡不
流言成王不應致疑明是二年喪畢周公不授王政故流
耳察周書武王以二月崩則崩後一年十二月暮而練二
年二月祥而祭除崩後三年管蔡乃流言也金縢云管叔
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無以
我先王是周公於流言之年避位而出是武王崩後二年也
金縢又云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注云罪人周公之屬與
知揖者周公出皆奔二年及為成王所得言三年者并數出
年是崩後四年也又曰於後公乃為詩注云於二年後也上
疏言二年又別言於後明是二年之後也又曰秋大熟未
於後既二年之後明此秋是二年之後也此秋文承於後之
崩後五年也金縢云秋大熟未獲之不即云推朕小子其新
迎是周公即以其年反也周公將其出避流言今成王自新
迎之明其反即居揖武王崩後五年即居揖政之元年書傳
稱周公揖政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成王言建

七年作洛

七年

侯衛是封衛侯康誥論封衛之事是四年作康誥也召誥論
營洛邑成周之事是五年作召誥也洛誥論致政成王之
是七年作洛誥也鄭言依康誥時成王年十八作洛誥時二
十一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所以知者書傳略說云天
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六諸來朝迎於郊注云
孟迎也案康誥經云王若曰孟侯則封康叔之時成王年十
八書傳言周公揖政四年建侯衛據孟侯之文知揖政四年
成王年十八又揖政七年成王年二十一也逆而推之則知
成王於揖政元年十五年周公出年二十三也武王崩年十
歲計文王崩後十年武王始崩自然文王崩之初出居東二
也由此而驗之故知成王年十三之時周公初出居東二
十四之時罪人斯得十五年之時反而居揖也此譜言居東
二年思公劉大王以此序已志則七月之在出居二年之
中不知其作之在何年當在鳴鴉之前鳴鴉之作則在居東
三年金縢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下後公乃為詩以贖王名
之曰鳴鴉既言二年別言於後既與罪人斯得別年則上文
居東二年并初出之年為二年作詩之時為三年是周公居
東三年成王下五年之時作鳴鴉也伐柯序云刺朝廷之不
知言刺朝廷則是刺羣臣不刺成王宜在雷雨大風之後啓
金縢之前知者若在雷雨之前則王與羣臣悉皆未悟不得

獨刺羣臣若啓金勝之後則羣臣亦悟無所復刺故伐柯
云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故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於
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成王迎之是以刺之是鄭
以伐柯為既得雷雨之後金勝之前作也九罭序與伐柯序
同刺朝廷之不知首章言王欲迎周公二章以下說迎之事
當是周公既反而作也書傳稱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
殷三年踐奄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注云奄國在淮
夷之傍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
而來歸然則周公之歸在攝政三年東山勞歸士之時經云
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明周公以秋反而居攝其年則東征三
年而後歸既歸乃大夫美之作東山也若然周公以秋反而
即東征必是秋冬遣兵而東山經云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箋
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秋
冬行而云新合昏者周公悅勞歸士言其新昏也非是六軍
之事皆新昏設令發兵之前二年為昏猶是新昏不必以
起兵之月始為昏也破斧經稱東征則是征時之事其依必
是東山之前未知定是何年狼跋序云美周公也美不失其
聖經云公孫頭膚言周公遜遁去位避成功也案書序云召
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周公致政之後留為大師
是狼跋之作在致政之後也計此七篇之作七月在先鴉

詩八之一

五

次之今鴉次於七月得其序矣伐柯九罭與鴉同年東
山之作在破斧之後當於鴉之下次伐柯九罭破斧東山
然後終以狼跋今皆顛倒不次者張融以為簡札誤編或者
次詩不以作之先後鄭所不說未可明言毛氏之意傳訓不
明唯鴉傳曰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二子謂管蔡以為
鴉之詩為管蔡而作然則毛解金勝之文其意皆異於鄭
金勝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周公乃告二公
曰我之不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
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鴉鴉毛以鴉鴉為管蔡而作則罪
人斯得為得管蔡周公居東為東征也居東二年既為征伐
則我之不辟當訓辟為法謂以法誅之如是則毛氏之說周
公無避居之事矣但不知毛意以周公攝政為是喪中即攝
為在除喪之後此不明耳上肅之說祖述毛氏傳意或如肅
言王肅金勝注云文王十五年而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
九年武王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
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
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制禮作樂出入
四年至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
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武王六十而後有成王武王
時成王已十三周公相政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肅意

以然者以家語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又古文尚書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據此文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後劉歆班固賈逵皆亦同之肅雖不見古文以其先儒之言必有所出本從先儒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依大戴禮武王之年少文王十四歲故亦同鄭為文王崩時武王年八十三也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故至十三年伐紂武王八十七也金勝云武王既克殷二年有疾者并數伐紂之年與疾年共為二年故云伐紂明年有疾時武王八十八也禮記云武王九十三而終是為伐紂後六年而崩也金勝云武王既喪即云管蔡流言周公居東則武王崩二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也又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叛明武王崩後即叛周公即征可知作大誥言武王崩三監叛明武王崩後即叛周公即征可知故以為武王崩之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也金勝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故知二年而克殷殺管叔也東山序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明堂位稱周公踐天子之位六年制禮作樂故知三年而歸制禮作樂至六年而成也東征實三年金勝言二年者王肅於彼注云或曰詩序三年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錯向也曰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知營洛邑作康誥召誥皆在七年者以召誥

詩疏八之一

說營洛邑之事洛誥致政成王治於新邑之事明此二篇同是致政之年作也康誥經云惟三月哉生彘周公初聖作新大邑於東國洛亦言洛邑之事明與召誥同時故知三篇皆七年作也肅又云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二歲致政時年二十所以知者以周公居攝七年而致政明是二十年故致之耳致政之時成王年二十逆而推之攝政元年是十四武王崩年十三文王先武王十年而崩是成王年十四成王已二歲也由此而驗之則武王崩之明年成王年十四其年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周公東征之作七月也所以作七月者王肅之意以為周公以公劉太王能憂念民事成此王業今管蔡流言將絕王室故陳謫公之德言已攝政之意必是攝政元年作此七月左傳李札見歌謫曰其周公之東乎則至東居乃作也居東二年既得管蔡乃作鴟鴞三年而歸大夫美之而作東山也大夫既美周公來歸喜見天下平定又追惡四國之破毀禮義追刺成王之不知王肅云朝廷斥成王伐柯九戩也伐柯序云刺朝廷之不知王肅云朝廷斥成王也肅又云或曰東山既歸之詩而朝廷不知猶在下何曰同時之作破斧惡四國而其辭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猶追而刺之所以極美周公是肅意以破斧伐柯九戩作在東山之後故編東山於前也狼跋美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成王

不知進退有難而不失其聖當是三年歸後天下太平然後
漢其不失其聖耳彼在後作故以為終此則王肅義耳未知
傳意有案以否其纖緯史傳言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及言周
公揖政四年建侯十五年營成周及天子十八稱孟侯此等
皆肅所不信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

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辟居東都。王業于况反又

如字疏七月八章章十一句至艱難。正義曰作七月詩

下同。疏者陳先公之風化是王家之基業也。毛以為周公

遭管蔡流言之變卒兵而東伐之憂此王業之將壞故陳后

稷及居幽地之先公其風化之所由緣致此王業之艱難之

事先公遭難乃能勤行風化已今遭難亦欲勤修德教所以

陳此先公之事將以此序已志經八章皆陳先公風化之事

此詩主意於幽之事則所陳者處幽地陳先公公劉大王之

等耳不陳后稷之教今報言后稷者以先公脩行后稷之教

故以后稷冠之艱也難也但古人之語字重耳無逸亦云不

知稼穡之艱難與此同也鄭以為周公遭流言之變避居東

都非征伐耳其文義則同。箋周公至東都。正義曰變者

改常之名周公欲揖管蔡毀之是於揖事變政也。金縢云管

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

曰我之不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即云居東二年是其避流言

居東都也。流謂水流造作虛語使人傳之如水之流然故謂

之流言彼注云管國名叔字對於管羣弟蔡叔霍叔武王崩

周公免喪服意欲揖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

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孺子成王也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

先王以謙謙為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怨於我先王言愧無

咎也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居之察已足說避居之意

也周公避居東都史傳更無其事古者避辟扶亦反警辟皆

同作辟子而惜聲為義鄭語避為避故為此說案鷓鴣之傳

言寧亡二子則毛無避居之義故毛讀辟為辟此八章皆是

周公陳先公在幽教民周備使衣食充足寒暑及時民奉上

教知其早晚各自勸勉以勤事業故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及

差我婦子曰為改歲此述民人之志非序先公號令之辭首

章陳人以衣食為急餘章廣而成之計民之所用食急於衣

宜先陳耕田之事但耕種收歛終年始畢每事及時然後能

獲則禦一年之飢非時日之用衣則不然唯是寒月所須又

當及時營作故豎日條桑八月載績若此月不作則寒時無

衣事之濟否在此一月備急於衣故首章上六句先陳人以衣褐為急三之日以下五句陳人以谷食為急故陳人耕饁之事入之為衣絲帛為先故二章言女功之始養蚕之事一章之中而再言春日者此章先言執筐養蚕因論女心傷悲感物但傷悲在蚕生之初陳之於求桑之下顛倒不順故更本春日采繁記傷悲之節所以再言春日也衣之所用非絲即麻春既養蚕秋當緝績絲帛染為玄黃乃堪衣用故三章又陳女功自始至成也三章既言絲麻衣服女功之正故四章陳女功助取皮為裘以助布帛冬月衣裳雖具又當入室避寒故五章言將寒有漸閉塞宮室女功衣服之事既終矣乃說男女飲食之事黍稷麻麥男功之正故六章先陳男功之助七章言男功之正首章已言耕田之事故此章唯說牧款之事所以成首章也衣食已具卒章乃言備暑藏水飲酒相樂皆是先公憂民之風教周公陳之以比序已志言已之憂民憂國心亦然也民之大命在溫與飽八章所陳皆論衣服飲食首章為其摠要餘章廣而成之首章上六句言寒當須衣故二章三章說養蚕緝績衣服之事以充之首章下五句言耕稼飲食之始故七章說治場納谷稼穡終事以充之論衣不言須衣之時論食不言須食之時者衣必寒時所須故可言須為戒食則無一日而不須不可言須食之時諸衣

正德十二年

合寺九八之一

八

言之事則引物記候言飲食耕田之事則不記時候皆此意也卒章說鄉飲之禮獨言九月肅霜者饗飲之禮必農畢乃為故言肅霜滌場以見農功之畢若其餘飲食則不得記時故六章七章無記時之事絲麻布帛衣服之常故蚕績為女功之正皮裘則其助四章箋云時寒宜助女功言取皮為裘助女絲麻之功也黍稷麥飲食之常故禾稼為男功之正菜果則其助六章箋以鬱奠及葵棗助男功又云瓜瓠之畜助養農夫言取瓜瓠葵棗助男稼穡之功也女功之助在四章男功之助在六章者二章三章是女功之正故四章為女功之助七章是男功之正故六章為男功之助欲令男女之功正助各自相近者也女功之正及秋而止其助在成一冬之月事在正後故在正後也男功之正及冬初乃止男功之助在於夏秋事在正前故在正前也又養蚕時節易過恐失其時殷勤言之故二章三章皆言養蚕之事耕稼者一年之事非時月之功民必趨時不假深戒首章已言其始七章略言其終不復說其芟耨共耕之事故男功之正少女功之正多也絲麻之外唯有皮裘可衣者少黍稷以外果瓜之屬可食者多故男功之助多女功之助少也女功助在正後故五章女功助下言女功畢男功正在助後故七章男功正下言男功畢男功正後猶有茅索之事女功在後不言有事

孟子稱冬至之後女子相從夜績則冬亦有績麻但言不備耳先公之教急於衣食四章之末詭田獵習戎卒章之初詭歲冰禦暑非衣食之事而言之者廣述先公禮教具備也開於政事然後饗燕卒章說飲酒之事得其次也毛鄭注雖小有異文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火大火也流下也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

以授冬衣矣箋云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一之日咸用發

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一之日十日周正月也當發風寒也二之日殷正月也栗烈寒氣也

箋云褐毛布也卒終也此二正之月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將何以終歲乎是故八月則當績也咸音必說

文作畢發音如字栗烈並如字說文作𦉳二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

至喜三之日夏正月也獨七晚寒于耜始脩耒耜也四之日也箋云同猶俱也喜讀為饁饁酒食也耕者之婦子俱以饁來至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為設酒食焉言勤其事

又愛其吏也此章陳人以衣食為急餘章廣而成之如字鄭似饁炎轉反野饋也字林于劫反畷音俊喜王申季如字鄭

字謂晚節而氣寒也饋其便反饁武亮反又為于偽反疏

七月之至至喜。年以為周公云先公教民周備民奉上命於中云可以相授以冬衣矣九月之中若不授冬衣則一之日

有膚發之寒風二之日有栗烈之寒氣此二日者大寒之時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何以終其歲乎故至八月則當績也又商人狡君之教三之日於是始脩耒耜四之日悉皆卒

足而耕俱時我耕耨之婦子奉饁食餉彼南畝之中耕作若田峻來至見其勤農事則歡喜也公憂念民事教之若此

周公言已夏民亦與之同故陳之也鄭唯田峻至喜言田峻來至農夫為設酒食為異餘同

正義曰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公羊傳曰大辰者何大火也哀十一年左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

歷過也謂火下為流故云流下言六月昏見而中則流下也

昭三年左傳張耀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

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

昭三年左傳張耀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

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

昭三年左傳張耀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

天暑退是火為寒暑之候事也知此兩月昏旦火星中者
令季夏昏火星中六月既昏中以衝反之故十二月旦而中
也若然六月之昏火星始中疾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注
云司馬之職治南岳之事得則夏氣和夏至之氣昏火星中
所以五月得火星中者吳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前受
東方之辨及以為火星季夏中心也不知夏至中星名答曰
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
木三者大火為中故尚書云舉中以言焉又每十度有奇
非特一宿者也季夏中火猶謂指心火也如此言中則日永
星火謂大火之次非心星也堯典四時言中星者春交舉
其次言星鳥星火秋分星虛星昴故注云星鳥舉
火之方星火大火之屬虛玄武中虛宿也昴白虎中宿也其
東方南方皆三交轉火大火居其中西方此方俱六宿虛星
昂星居其中每時惣率一方故指中宿與次而互言之耳其
實仲夏之月大火之次亦未中也是鄭以日永星火大火之
次與此火之心星別二傳一之至寒氣○正義曰一之日二
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故傳辨之言一之日者乃是
十分之餘謂數後一起而終於十更有餘月還以一之日者
也既解一二之意又復指斥其一之日周之正月謂建子之
月也二之日者殷之正月謂建丑之月也不傳曰三之日夏

寺而八之一

之正月謂建寅之月也正朔三而改之既言三正事終更復
從周為說故言四之日周之四月即是夏之二月建卯之月
也此篇說文自立一射後夏之十一月至夏之二月皆以數
配日而言之從夏之四月月至於十月皆以數配月而稱之唯
夏之三月特異常例下云春日遲遲蚤月條桑皆建辰之
月而或日或月不以數配參差不同者蓋以日月相對日陽
月陰陽則生物陰則成物建子之月純陰已過陽氣初動物
以牙蘗將生故以日稱之建巳之月純陽用事陰氣已萌物
有秀實成者故以月稱之夏之三月當陰陽之中處生成之
際物生已極不可以同前不得言五月之日物既成不可以
類後不得稱三月故曰月並言而不以數配見其異於上下
四章箋云物成自秀夔始明以物成故稱月也稱月者由其
物成知稱日由其物生也若然一月二之日言上之餘則
可矣而三之日四之日者乃是正月二月十數之初始不以
為一二而謂之三四者作者理有不通辭無所寄若云一月
二月則羣生物未成更言一之二之則與前無別以其俱是
陽月物皆未成故因乘上數謂之三四月明其氣相類也春秋
元命包曰周人以十一月為正殷人以十二月為正夏人以
丁三月為是建寅之月乃是十月之初亦乘上以為十二與
此同也四月云冬之日烈烈飄風發發以發是風故知烈是氣

撥以感爾發為寒風栗烈為寒氣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季冬之月無風亦寒故異其文。箋：褐毛至當績。正義曰：毛布用毛為布，今夷狄作褐，皆織毛為之，賤者所服，卒終釋詁文。言此二陽之月，大寒之時，無衣無褐，不可終歲，是故八月則當衣事，養蚕為重，箋不云蚕月，則當蚕而言。八月則當績者，以此章先言流火，則是已見火流於時，蚕事已過，唯績可以當之。且五章蚕事，別言流火，故不以蚕事屬此。傳三之日，至火夫二，正義曰：干訓於三之日，於是始脩耒耜，月令季冬，命農計，耕事備耒耜，其田器孟春，天子躬耕，帝籍然，則脩治耒耜，當季冬之月，率足而耕，當以孟春之月者，今言龜人，以正月脩耒耜，二月始耕，故云龜土，晚寒，鄭志：谷張逸云：晚溫亦晚，寒是寒，晚溫亦晚，故脩耒耜，始耕，皆校也。因一月也。易鼎卦注云：無事曰剛，陳設曰反，對文則為小異，散則趾足通名，訓趾為足，耕以足推，故云無不率足而耕，無不者，言其人皆然也。鑑饋釋詁文：孫炎曰：鑑野之餉，釋言云：駿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郭璞曰：今之嗇夫是也。然則此官選後人，王曰：謂之田駿，典農之大夫，謂之農夫，以王者尤重農事，知其舜為大夫也。案鄭注周禮載師云：六遂餘地，自二百以外，天子使大夫治之，或於田農之時，特命之主，其田農之事，以周禮無田駿，正職故直云田駿。大夫春官，籥章掌擊土鼓。

以樂田駿，鄭司農云：田駿，古之先，教田之官者，但彼說祈年之際，知為祭先，教者傳不解，至喜之義，但毛無破字之理，不得以為酒食當謂田駿，米至見勤勞，故喜樂耳。箋：喜讀至成之。正義曰：箋以田駿，至喜，文承鑑彼之下，若是喜樂，其事便是。其餉食非復所其勤勞，向當於鑑彼之下，而說田駿喜乎。既足食，明喜亦足食，故知喜讀為鑑，酒食釋訓有與缺。賓之敬，大夫然，銜命，巡司，何為辱身，就耕，民公姬壘，畝。問其飲食乎，亦其甚矣，而改易經字，始非作者之本，行斯。然矣，飲食之事，禮之所重，大夫之勸，迎周公，邊豆有踐，鄭。其為設酒食，言民愛其吏耳，何必大夫皆仰田間設食也。其為設酒食，言民愛其吏耳，何必大夫皆仰田間。

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也。懿，筐，深筐也。微，行，牆下徑也。五亩之宅，樹之以桑，箋云：載之言則陽溫也。溫，而倉庚又鳴，可蚕之候也。柔，桑，緝，桑也。始生，宜緝，桑。離本又作鷲，作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同力，知反，緝，直吏反，本亦作推。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始故又本作此
春日載

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也。懿，筐，深筐也。微，行，牆下徑也。五亩之宅，樹之以桑，箋云：載之言則陽溫也。溫，而倉庚又鳴，可蚕之候也。柔，桑，緝，桑也。始生，宜緝，桑。離本又作鷲，作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同力，知反，緝，直吏反，本亦作推。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遲遲舒緩也繁白蒿也所

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殆始及與也龜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箋云春女感陽氣而思男秋上感陰氣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女感事苦而生此志是謂龜風○祁巨之反音上之反
疏 七月至同歸○毛以為七月之中有流下者冬衣矣又於此之時女人執持深筐循彼微細之徑道於是求之鳥也於此之時人執持深筐循彼微細之徑道於是求柔釋之言春日遲遲然而舒緩采繁以生蚕者祁祁然而衆多於是之時女子之心感蚕事之勞苦又感時物之變化皆傷於思男有欲嫁之志時龜公之子躬率其民共適田野此女人等始與此公子同時而來歸於家○鄭唯下句言始與龜公之子同有歸嫁之志餘同○傳倉庚至以桑○正義曰倉庚一名離黃即黃草黃鳥是也認者深遂之言故知懿筐深筐行訓為道也步道謂之徑微行為牆下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孟子文引之者自明牆下之意○傳遲遲至時歸○正義曰遲遲者日長而暄之意故為舒緩計春秋漏刻多少

正等而秋言遠春言遲遲者陰陽之氣感入不同張衡西京賦云人在陽則寄在陰則慘然則人遇春暄則四骸舒泰春蒼蒼景之稍長謂日行遲緩故以遲遲言之及遇秋景四骸褊蹙不見日行急促唯齊寒氣襲人故以凄凄言之使是涼遲遲非暄二者觀文似同本意實異也釋草云繁縷蒿孫炎曰白蒿也傳於采繁云縷蒿也此云白蒿變文以縷人苦感黍蚕之事苦既感事苦又感陽氣故傳明其二感之意春則女悲秋則士悲感其萬物之化故所以悲也因有女悲遂解男悲言男女之志同而傷悲之節異也釋詁云胎始也說者皆以為生始然則胎始義同故為始也及與釋詁文諸侯之子稱公子言與公子同歸則公子時亦適野故龜公之子身率其民也王肅云龜君既備其政又親使公子躬率其民同時歸也○箋春女至龜風○正義曰箋又申傳傷悲之意女是陰也男是陽也秋冬為陰春物得陽而生女則有陰而無陽春又感陽氣而思男春夏為陽秋物得陰而成男則有陽而無陰故秋上感陰氣而思女是由其萬物變化故所以思見之而悲也婦人謂嫁為歸經於傷悲之下即言與公子同歸是說女之思嫁不得為公子率民故易傳以言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得嫁焉雖貴賤有異感氣則同故

與公子同有歸嫁之意雖感陽氣使然亦是感蚕事之昔而
生此志申傳感二事之意也莊元年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
云於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此章所
言是謂豳國之風詩也此言是豳風六章云是謂豳雅卒章
云是謂豳頌者春官卷而章云仲春書擊土鼓吹豳詩以迎暑
仲秋夜迎寒氣亦如之凡國郊年於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
樂田峻國祭蜡則吹豳頌以息老物以周禮用為樂章詩中
必有其事此詩題曰豳風明此篇之中當具有風雅頌他別
言豳雅豳頌則豳詩者是豳風也且七月為國風之詩自然豳詩
言詩詩摠名也豳詩者豳風也且七月為國風之詩自然豳詩
是風矣既知此篇兼有雅頌則當以類辨之風者諸侯之政
教凡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此章女心傷悲乃是民之風
俗故知是謂豳風也雅者正也王者設教以正民作酒養老
是人君之美政故知獲稻為酒是豳雅也頌者美盛德之形
容成功之事男女之功俱畢無復飢寒之憂置酒稱慶是功
成之事故知朋酒所饗萬壽無疆是謂豳頌也豳章之注與
此小殊彼注云豳詩謂七月也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之
歌其類言寒暑之事則首章流火燔發之類是也又云豳雅
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盭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
類也則亦以首章為豳雅也又云豳頌者亦七月也七月又

候番劉校 八詩疏公之一

有獲稻釀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
類也兼以獲稻釀酒亦為豳頌皆與此異者彼又觀豳章之
文而為說也以其歌豳詩以迎寒迎暑故取寒暑之事以當
之豳雅以樂田峻故取耕田之事以當之豳頌以息老
物故取養老之事以當之就彼為說故作兩解也諸詩未有
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而此篇獨有三體者周召陳王化之
基未有雅頌成功故為風也鹿鳴陳燕勞伐事之文王陳
祖考天命之美雖是天子之政未得功成道治故為雅天下
太平成功告神然後謂之為頌然則始為風中為雅成為頌
言其自始至成別故為三躋周公陳豳公之教亦自始至成
述其政教之始則為豳風述其政教之中則為豳雅述其政
教之成則為豳頌故今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也言此豳公
之教能使王 七月流火八月在章 亂為在葭為葭豫畜
業成功故也 七月流火八月在章 亂為在葭為葭豫畜
云將言女功自始至成故亦又本於此 〇在戶官反葭 〇在
韋鬼反亂玉患反葭音加畜本又作蓄同勅六反下同 〇在

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 斨方登也遠枝

遠也揚條揚也角而束之曰猗女桑美桑也箋云條桑枝落
采其葉也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者束而采之 〇條徒彫反

注條一系同又如字沈暢遙反折七羊反倚於綺反七月鳴

徐於恒反蓋曲密反詠文云芥空也美徒兮反

賜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勞也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陽

明也祭服玄衣纁裳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

地晚寒鳥物之候後其氣焉凡染者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

為公子裳厚於其所貴者詠也。賜主覓反字林工役反纁

許云反暴蒲卜疏七月至子裳。正義曰言七月流下者

反染如然反。疏。火星也民知將寒之候八月在章既成

豫畜之以擬蚕用於養蚕之月條其桑而采之謂斬條於地

就地采之也倚束彼女桑而采之謂柔釋之桑不枝落者以

繩倚束而采之也言民受先公之教能勤蚕事也蚕事既畢

又須績麻七月中有鳴者是賜之鳥也是將寒之候八月之

中民始績麻民又染績則染為玄則染為黃云我朱之色其

明好矣以此朱為公子之裳也績麻為布民自衣之玄黃之

色施於祭服朱則為公子裳皆是衣服之事雜互言之也。

傳亂為至為曲。正義曰釋草云交亂熒光云交初生德息

一名華熒光引詩云彼燕者葭鄭璞曰即今芦也又云葭

郭璞曰葦也然則此一草初生者為交長大為亂成則名為

葭初生為葭長大為葦成則名為葦小大之異名故云亂為

葭葭為葦此對文耳散則通矣葦葭云白露為霜之時猶名

葭行葦云敦彼行葦夏時已各葦也月令季春說養蠶之事

云貝曲直莖莖注云曲薄也植指也薄用莖葦為之下句言

伯

賜

賜

賜

賜

賜

賜

賜

賜

賜

賜

賜

賜

賜

賜

賜

賜

賜

賜

賜

賜

賜

氣之動陽氣為仁養陰為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其聲

鳴鳴故以其音名云陳風云不績其麻績麻之名八月絲

事畢而麻事起故始績也玄黑而有赤謂色有赤黑雜者考

工部鍾氏說染法云三入為纁五入為緇七入為緇注云染

黑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緇緇者禮記作緇言如爵

弁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凡玄色者在緇緇之間其

六入者而染法互入數札無明文故鄭約之以為六入謂三

入赤三入黑是黑而有赤也士冠禮云爵弁服緇裳注云凡

染終一入謂之緇再入謂之緇三入謂之緇四入謂之緇

乃成朱色無陰陽之義故云朱深緇也陰陽相對則陰擊而陽明

矣朱色無陰陽之義故以陽為明謂朱為光明也易下繫云

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注云乾為天坤為地天色玄

地色黃故玄以為衣裳黃以為裳蒙天在上地在下土記位於

南方南方故云用纁是祭服用玄衣纁裳之義染色多矣而

特孝玄黃故傳解其意由祭服尊故也○姜伯勞至者說○

手起卒趾下云載績武功唯校中國一月此校兩月者龍

手起卒趾下云載績武功唯校中國一月此校兩月者龍

麴西北遠於諸華寒氣之來大率晚耳未必皆與中國常較

一月何則盍月條桑八月其獲七月食瓜八月剥棗九月肅

霜十月穫場如此之類皆與中國同也既云同於中國不得

亦同始焉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肅之此說理

事又以月令校之龜地之寒晚於中國者非徒此三事而已

月令仲春之月倉庚鳴此云孟夏月始鳴月令孟秋草木黃落

此云十月陰曆月令季秋令民云寒氣總至其皆入室此云

日為次歲入北室夏月令季秋天子嘗稻此云十月穫稻月

三之日納于凌陰皆是晚寒所致箋傳不說者已率三事其

餘後可知也上云三之日于邦言晚寒者猶寒氣晚也上傳言

田晚也七月鳴言晚溫而亦言晚寒者鄭吞張逸云晚寒亦

晚溫其意言寒來既晚故順上傳率晚寒以明晚溫耳疏亦

以爲寒則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七傳言

晚寒者疏上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疏之此言以欲

有理但案經上下言九月肅霜與中國氣同獲稻乃晚於中

國非是寒來早也明是寒來晚故溫亦晚也凡染春暴練夏

續玄秋染夏夏天官染人文彼注云暴練練其素而暴之練玄者可以染此色玄練者天地之色以為祭服石染當及盛暑熱則定傳聞矣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翟為飾夏翟毛羽五色也謂成章染者擬以為深淺之度是以放而取名引此者證經載玄載黃謂以真日染之四月染也其在夏而文承八月之下者以養蚕績絲是造衣之始故先言之然色作裳是為衣之終故後言之言蚕績所得民亦自衣而特言公子裳厚重於其貴者效特詒之以下于貉不言為民之裘而狐狸云為公子裘亦是厚於貴者與此同

月秀妻五月鳴蜩八月其獲十月墮擇不祭而

天子始裘箋云于貉往擇貉以自為裘也狐狸以共尊者言此者時寒宜助女功。貉云各反對各程力之反獸名博音

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狝獻

狝于公績繼功事也豕一歲曰豨三歲曰豮豨大獸公之

十月木葉皆墮也此四物漸而成終落則將寒之候時既

以禦寒故為皮裘以助之既言績貉取狐因說田獵之事至

謂之秀者對文故以英為不實秀為不榮出車云秀者方華性

民說黍稷云實發實秀是黍稷有華亦稱秀也言其秀實知

為蜩宋衛謂之塘蜩陳鄭謂之娘蜩秦晉謂之蟬是蜩蟬一
物方俗異名耳釋虫又云蜩寒蜩郭璞曰寒蜩也似蟬而小
青赤引月令云寒蟬鳴與此鳴蜩不同者夏小正云五月塘
蜩鳴七月寒蟬鳴是其異也八月其獲者唯未有耳故知其
獲謂禾可獲也墮墜釋詁文。箋小正至箋始。正義曰夏
小正者大戴禮之篇名也箋之為章書傳無文四月已秀物
之鮮矣故疑王賁正與箋為一言箋其是乎為疑之辭也月
令孟夏王瓜生注云今日王賁生夏小正云王賁秀未聞孰
是鄭以四月生者自是王瓜今月令與夏小正皆作王賁而
生秀字異必有誤者故云未知孰是本章云賁生田中葉青
刺人有實七月采陰乾云七月采之又非四月已秀是與
否未能審之物之成熟莫先箋章故云物成自秀箋始微見
言月之意由有物成故也。傳于貉至始裘。正義曰于謂
牲也于貉言牲不言取狐狸言取不言牲皆是牲捕之而取
其皮故傳言于貉謂取狐狸皮并明取之意也狐貉之厚以
居論語云言其毛厚服之居於家也孟冬天子始裘月令文
言自此之後臣民亦服裘也引二文者證取皮為裘之義孟
冬已裘而仲冬始捕獸者為來年用之天官掌皮秋歛皮冬
歛革春獻之注云皮革喻歲乾冬乃可用獻之以入司裘是
其事也孟冬始裘而司裘仲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者豫獻
候者劉棻

詩疏卷之一

運蒸重衣

一七

卷之五

之以待王時服用頒賜故也。箋于貉至女功。正義曰以
經狐狸以下為公子裘耳明于貉是民自用為裘也禮無貉
裘之文唯孔子服狐貉裘以居明貉裘賤故也定九年左傳
稱齊大夫東郭書衣狸製服虔云狸製狸裘也禮言狐裘多
矣知狐裘以供尊者言此時寒宜助女功以布帛為正女功
皮裘為助女功非謂男助女也。傳續繼至私之。正義曰
續繼功事皆釋詁文縱入私豳入公則豳大縱小言其一歲
三歲蓋相傳為然無正文也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大司馬職
文彼云小禽私之禽獸得通因經言獸故言獸也。箋其同
至曰縱。正義曰大司馬云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仲夏教
蒐舍遂以苗田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仲冬教大閱遂以狩
田是皆因習兵而田獵也禮云仲冬此言二之日即是季冬
也不用仲冬者龜地晚寒故習兵晚也四時皆習兵而獨說
冬獵者以取皮在冬且大閱禮備故也豕生三日縱釋獸文
箋既易傳不以縱為一歲之名則豳亦非三歲之稱釋獸
釋鹿與麋皆云絕有力麋箋意蓋以麋為鹿麋有力者也五
月斯螽動股六月苾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
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斯螽蟪蛄也
雞羽成而振訃

之箋云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言此三
物之如此者將寒有漸非卒來也。蝻音終莎音沙徐又素
和反沈云舊多作莎今作沙音素何反宇屋四垂為宇韓詩
云宇屋雷也蟋音悉蟀所律反蝻相音容反又相工反蝻相魚
反又相呂反訊音信本 穹室熏鼠塞向墜戶 穹窮室
又作迅同卒寸忽反 穹室熏鼠塞向墜戶 塞也向

北出牖也墜塗也廢人單戶箋云為此四者以備寒。穹起
弓反室珍悉反徐得悉反熏許云反塞向如字北出牖也韓
詩云北向窓也墜音 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覲牖音酉單音必 箋云曰為改歲者歲終而一之日臍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
氣而入所穹室墜戶之室而居之至此而女功止。曰為上
音越下音于為反一讀上而 疏 五月至室處。正義曰言
實反下如字僕書作聿為 其股六月之中莎雞之虫振訊其羽蟋蟀之虫六月居壁中
至七月則在野田之中八月在堂宇之下九月則在室戶之
內至於十月則蟋蟀之虫入於我之牀下此皆將寒漸故三
虫應節而變虫既近人大寒將至故穹塞其室之孔穴熏鼠
令出其窟塞北出之嚮墜塗荆竹所織之戶使令室無隙孔
寒氣不入幽人又告妻子言已穹室墜戶之意嗟乎我之婦

候番劉校 詩疏卷之一 運蔡重校 六 范元福

與子我所以為此者曰為改歲之後臍發栗烈大寒之時當
入此室而居處以避寒故為此也。傳斯蝻至訊之。正義
曰斯蝻蝻蟻釋虫文又云翰天雞樊光曰謂小虫黑身赤頭
一名莎雞李巡曰一名酸雞郭璞曰一名莎雞又曰携雞陸
機疏曰莎雞如蝗而班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
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是也。箋七
月至卒來。正義曰以入我牀下是自外而入在野在宇在
戶從遠而至於近故知皆謂蟋蟀也退蟋蟀之文在十月之
下者以人之牀下非虫所當入故以虫名附十月之下所以
婉其文也。戶字言在牀下言入者以牀在其上故變稱入也
月令季夏云蟋蟀居壁是從壁內出在野。傳穹窮至單戶
。正義曰室塞釋言文以室是塞故穹為窮言窮盡塞其窟
穴也土虞禮云祝啓牖嚮注云嚮牖一名也明堂位注云嚮
牖屬此為寒之備不塞南窓故云北出牖也備寒而云墜戶
明是用泥塗之故以墜為塗也所以須塗者廢人單戶儒行
注云單戶以荆竹織門以其荆竹通風故泥之也。箋曰為
至功止。正義曰月令云孟冬命有司閉塞而成冬此經穹
室墜戶文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塞塗之矣云曰為改歲
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為年之始故改正朔者以建子為
正歲亦莫止謂十月為莫是過十月則改歲乃大寒故言改

歲之後方始入室若惚言一歲之事則寒暑一周乃為終歲
寒氣未過是為未終故上言無衣無褐不得終歲謂度寒至
春二者意小異也言入室者夏秋以來亦在此室欲言避寒
之意故云入此室耳非是別有室也從養蚕而至此時一歲
之女功止故告婦子六月食鬱及奠七月亨葵及菽
令之入室避寒也

八月剥棗十月獲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鬱棗屬奠

夔奠也剥擊也春酒東醪也眉壽豪眉也箋云介助也既以
鬱不及棗助男功又獲稻而釀酒以助其養老之具是謂幽
雅○奠於六反亨普庚反菽音叔本亦作叔藿也剥普卜反
注同介音界棗大計反夔於盈反或於耕反凍丁貢反醪老

刀反釀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

食我農夫

壺瓠也叔拾也苴麻子也樗惡木也箋云瓜瓠之畜麻實之糝乾茶之菜惡木之薪亦所以助男養農夫之具○瓜古花反字或加艸非苴七餘反茶音徒樗勅書反又他胡反食音嗣瓠户故反拾音十糝素感反



六月至農夫○正義曰此鬱奠言食則葵菽及棗皆食之也但鬱奠生可食故以食言之葵菽當亨煑乃

候審劉校 詩疏之一 運蔡直校 九 蔡順

食棗當剥擊取之各從所宜而言之其實皆是食也獲稻作酒云以介眉壽主為助養老人則農夫不得飲之其鬱奠葵

棗瓜瓠農夫老人皆得食之其茶樗云食我農夫則老人不食之矣○傳鬱棗至豪眉○正義曰鬱棗屬者是唐棗之類

屬也劉瓚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本草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棗生高山山谷

或平山中五月時實言一名棗則與棗相類故云棗屬奠奠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

百一十四株奠李一株車下李即鬱奠李即奠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言鬱奠也棗須樹擊之所以剥為擊也春酒凍醪

酒之物云一日事酒二曰昔酒三曰青酒注云事酒今之醪酒也昔酒今之酉久白酒所謂舊醞者也清酒今之中山冬

釀接夏而成者然則春酒即彼三酒之中清酒也人年老者必有豪毛秀出者故知眉謂豪眉也○箋介助至幽雅○正

義曰釋詁文介右也言助也展轉相訓是介為助也鬱下及棗惚助男功獲稻為酒雅助養老故辨之以黍稷菽麥為正

男功果實菜茹為助男功非是女助男也○箋壺瓠至惡木○正義曰以壺與食瓜連文則是可食之物故知壺為瓠謂

甘瓠可食就蔓斷取而食之說文云叔拾也亦為叔伯之字

喪服注云首麻之有實者然則叔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也
獨唯堪為薪故云惡木此經食瓜則斷瓠拾麻亦食之也茶
以為菜擇以為薪各從所宜而立文耳下章納谷有麻在男
功之正此說男功之助言叔直者以麻九月初熟拾取以供
羹茅其在田收穫者九月築場圃春夏為圃秋冬為場
猶納食以供常食也

羊反下同本又作場場依字失陽反今亦宜直羊反圃布古
反一音布
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菽麥
後熟曰重

先熟曰穆箋云納內也治於場而內之困倉也。重直容反
注同先種後熟曰重又作種音同說文云禾也作重是重穆
之字禾也作童是種莠之字今人亂之已久穆音六本又
作桂音同說文云桂或從麥後種先熟曰桂困丘倫反

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
入為上出為下箋云既同言已聚也
可以上入都邑之宅治宮中之事矣於
是時男之野功畢。上時掌反注同

書爾于茅宵爾
索綯宵夜陶絞也箋云爾汝也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
絞索以待時用。索素落反綯徒刀反絞古卯反

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乘升也箋云亟急乘治也七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

屋其始播百谷謂祈來年百谷
于公社。亟紀力反定都佞反

故言九月之時築場於圃之中以治谷也十月之中納禾稼
之所收穫者黍稷重穆禾麻菽麥之等納之於困倉之中粟
既納倉則農事畢了民嗟乎我農夫之等我之稼穡既已積
聚矣野中無事可以上入都邑之宅執治於宮中之事宮中

所治當是何事即相謂云晝日爾當往取茅草夜中爾當作
索綯以待明年蚕用也汝又當急其升上野廬之屋而脩治
之以待云耘之時所以止息也公又其始為民播種百谷之
故而祈祭社稷田事不久故豫脩廬舍美農人趨時也。鄭

唯以乘為治謂急治野屋為異餘同。傳春夏至為場。正
義曰地官載師云場圃在園地注云圃樹果菰之屬季秋於
中為場樊圃謂之園然則園者外畔藩籬之名其內之地種
樹菜果則謂之圃蹂踐禾稼則謂之場故春夏為圃秋冬為
場東山云町疇鹿場是謂蹂踐之名箋云種菜茹者蒸民云
柔亦不茹茹者咀嚼之名以為菜之別稱故書傳謂菜為茹

○傳後熟至曰穆。正義曰後熟者先種之先熟者後種之
○天官內宰鄭司農云先種後熟謂之重後種先熟謂之穆

候審劉校
詩疏之一
運泰重校
三十
蔡順

相傳為然無正文也。箋納內至困倉。正義曰宅在都野。在野上言場。此言納故知納是治於場而內於倉也。苗生謂納於易。但既言諸穀名為稼。禾稼者苗幹之名。此言納禾稼。倉之事。故箋連言之耳。禾稼未麻。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也。徒禾。稷重。糝四種而已。其餘稻秫。麻。梁之輩。皆名為禾。麻與最。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摠諸禾也。此所不見者。明其皆納之也。箋既同至功畢。正義曰。納困倉。已足。言治官中。之事。則是訓功為事。經當云。執於官。公本或公在官上。誤耳。今定本云。執官功。不為公子。於是男之野。功畢。官內之事。則未畢。故入之。執於官功。傳。紉絞。○正義曰。釋言。文。李巡曰。紉。繩之絞也。○傳。乘升。○正義曰。乘。車是升。其上。其乘。屋亦升。其上。故為升也。○箋。亟。亟。至。公。易。傳。以。乘。為。治。下。句。言。其。始。播。百。穀。則。乘。屋。亦。為。田。事。且。止。云。塞。向。墻。戶。是。都。邑。之。屋。故。知。此。所。治。屋。者。民。治。野。廬。之。屋。也。播。種。百。谷。乃。是。明。年。之。事。今。於。十。月。之。中。則。是。預。有。所。營。與。播。種。者。為。始。與。谷。為。始。不。過。祈。祭。社。稷。故。知。其。始。播。百。谷。非。祭。也。所以二句得相成者。以民所以治屋者。見公家祭禮。

為祈來年播種百谷。故民亦治屋為來年鋤耘而止。舍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牲。祀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羣。牲。割之。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五。祀。門。戶。中。雷。竈。行。或。言。祈。年。或。言。大。割。牲。或。言。臘。互。文。是。十。月。之。時。為。民。祈。來。年。百。谷。也。月。令。天。子。之。事。故。云。祈。於。天。宗。此。陳。函。公。之。政。指。言。公。社。以。諸。侯。之。事。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不。得。祭。天。故。也。

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冰盛水腹則命取冰於山。冰冲。冲。鑿。冰。之。意。麥。陰。冰。

室。止。箋。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祭。司。寒。而。藏。之。藏。羔。而。啓。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實。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周。禮。凌。人。之。職。夏。頒。冰。掌。事。秋。刷。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授。先。公。禮。教。備。也。○鑿。在。洛。反。音。直。弓。反。聲。也。凌。力。證。反。又。音。陵。說。文。作。鑿。音。凌。蚤。音。早。註。音。九。字。或。加。艸。非。複。音。福。覲。徒。歷。反。祭。司。寒。本。或。作。祭。寒。朝。之。直。遙。反。刷。所。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另。反。尔。雅。五。清。也。三。蒼。云。掃。也。

酒斯饗食曰殺羔羊。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滌。場。功。甲。入。也。兩。搏。曰。朋。饗。者。鄉。人。以。狗。

大夫加以羔羊箋云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飢寒之憂國君
間於政事而饗羣臣。滌直歷反婦也。曰音越或入實反非
縮所六反。濟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公堂學
間音開。

所以誓衆也。疆竟也。箋云於饗而正齒位。故因時而誓焉。飲
酒既樂欲大壽無竟。是謂龜頌。○濟子兮反升也。兕徐履反
本或作光。觥號彭反。本亦作觥。疆居良。疏。二之日至無疆
反或音注為境。非校戶教反。樂音洛。

教民二之日之時使人鑿水冲冲然三之日之時納于凌陰
之中。四之日其早朝獻黑羔於神祭用韭萊而開之。所以禦
暑言先公之教寒暑有備也。又九月之時收縮萬物者是露
為霜也。十月之中掃其場上粟麥及皆畢矣。於是設兩樽之
朋酒將為飲酒之饗禮。其牲用大若有大大夫來至則袒命曰

當殺羔羊尊大夫故特為殺羊乃升彼明堂序學之上。舉彼
兕觥之爵以誓告衆人使無違於禮。於是民慶也。公使得萬
年之壽無有疆境之時美先公禮教周備為民所慶賀也。鄭
以為朋酒斯饗民事畢國君間暇設朋輩之尊酒斯饗勞羣

臣作大飲之禮曰殺羔羊以為殺羞羣臣皆升彼公堂之上
有司乃舉彼兕觥以誓羣臣使無祀禮者羣臣於是慶君使
君萬壽無疆餘同。○傳冰盛至冰室。○正義曰月令季冬冰

侯奇刘松 詩疏卷之 蔡重校 三十一 張尾如

方盛水澤腹堅命取而藏之。注云腹堅厚也。此月日在北陸
永堅厚之時昭四年左傳說藏水之事云深山窮谷於是乎

取之。是於水厚之時命取水也。左傳言取水於山耳。此兼言
林者以山木曰林故連言之。冲冲非貌非声故云鑿水之意
納於凌陰是藏水之處。故知為水室也。祭天官凌人云正歲

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注云凌水室也。三之者為消釋度
也。杜子春云三其凌者三倍其水。此言凌陰始得為凌室。彼
直言凌此亦得為凌室者。凌水一物既云斬冰而又云三其

凌。則是斬冰三倍多於凌室之所容。故知三其凌者謂凌室
不然。單言凌者止得為冰體。不得為水室也。凌人十二月斬
冰。即以其月納之。此言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即出之。藏

之既晚出之。又早者鄭荅孫皓云。豳士晚寒故可夏正月納
冰。夏二月仲春大族用事。陽氣出始温。故禮應開水先薦寢
廟。言由寒晚得晚納。冰依禮須早開。故也。月令孟春律中大

族。二月律中夾鍾。言二月大族用事者。以大族為律夾鍾為
呂。呂者助律宣氣。律統其功。故雖至二月猶云大族為律夾鍾為
箋。古者至教備。○正義曰。自於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與此同
傳。文彼說藏冰之事。其末云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與此同
故。具引之。釋天云。北陸虛也。西陸昂也。孫炎曰。陸中。也。北
之。宿虛為中也。西方之宿昂為中。然則日在北陸。謂日躔在

北方之中宿是建丑之月夏之十二月也。劉歆三統歷術十一月小寒節日在女八度大寒中日在危一度是大寒前一日日酒在虛於此之時可藏冰也。西陸朝觀而出之謂曰日已過於昴星在日之後早朝出現也。三統術四月立真節日在畢十二度星在日半次然後見是立夏之日日去昴星。藏之還謂建丑之月祭主寒之神而藏此冰也。藏羔而祭之謂建卯之月藏羔以祭主寒之神開此冰也。二月開冰君始用之未賜臣也。至於夏初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谷於是乎。晉用之乃是頒賜臣下也。服虔云祿位謂大夫以上賓客食喪有祭祭祀是其晉用之事也。服虔云祿位謂大夫以上賓之謂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晨見東方蟄虫出矣。故以是時出之給賓客喪祭之用。服說如此知鄭不與同者以鄭吞孫皓云西陸朝觀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曰夏班冰是也。是鄭以西陸朝觀謂四月與服異也。鄭意所以然者以西陸為昴爾雅正文西陸朝觀當為昴星朝見不得為產星見也。故知出之為四月賜非二月初開也。傳下句別言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乃謂十二月初藏也。傳下句別言祭司傳言祭寒而藏之不言司寒等引彼文加司字者彼文上可云以享司寒下句重述其事略其司字義以經有藏冰獻羔

二事故略引下句以當之不引上句故取上句之意加司字

以是之服虔云司寒司陰之神交實也。將藏冰致寒氣故祀

其神鄭意或亦然也。箋又引其出之以下者解此藏冰之意

言為此頒冰故藏之也。傳文其出之也在司寒之上此引之

到者以其不證經文故退今在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

冰先薦饗廟日令文也。彼作鮮羔注云鮮當為獻此已破引

之證經獻羔之事在二月也。祭非者蓋以時非新出故用之

王制云庶人春薦韭亦以新物故薦之也。周禮凌人之職夏

班冰掌事秋制天宮凌人。文彼注云暑氣盛王以冰頒賜則

主為之制清也。秋涼冰不用可以清除其室也。案傳以啓之

下云火出而畢賦又云火出於夏為三月則是以三月頒冰周

禮言夏頒冰者凡言時事總卒天象不可必以其月也。以三

四月火始見四月則立夏時相接連冰以暑乃賜之故當在於

之事故此章又說藏冰是備暑之事言后稷先公禮教備也

以序言后稷故兼言也。傳前縮至羔羊。正義曰肅音沂

縮故爾為縮也。霜降收縮萬物言物乾而縮聚也。月令季春

行冬令則草木皆凋注云肅謂技葉縮聚也。月令季春

意也。沆器謂之滌則是淨義故為掃也。在場之功謂已入倉

故滌掃其場朋者輩類之言此言朋酒則酒有助德以言兩

博白朋埽場是農人之事則斯饗是民自飲酒故言饗禮者
鄉人飲酒以狗為牲大夫與焉則加以羔羊言曰殺羔羊是
鄉人見大夫而始發此言故稱曰也鄉人飲酒而謂之饗者
鄉飲酒禮尊事重故以饗言之譜說用樂之事云饗實或上
取鄉飲酒注云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進取是鄉飲酒之
禮得稱饗也此鄉人用狗殺羊謂黨正飲酒地官黨正職曰
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立一命齒
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注云正齒位者為民三命
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
鄉人雖為鄉大夫必來觀禮是鄉人飲酒有大夫與之也鄉
飲酒禮自是三年賓賢能之禮而黨正飲酒之禮亦與之同
鄉飲酒經云尊兩壺於房戶之間有玄酒是用兩樽也記云
其牲狗注云狗取澤人是鄉人以狗也王制云大夫無故不
殺羊是行禮飲酒有故得用羊故云大夫加以羔羊也此實
黨正飲酒正有一黨之人傳言鄉人者以黨正飲酒亦各鄉
飲酒故也鄉飲酒義注云黨正飲酒而謂之鄉者州黨鄉之
屬或則鄉之意也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為主人是解黨正飲酒得
稱鄉人之意也等十月至羣臣。正義曰等以下云路彼
公堂是升君之堂萬壽無疆是慶君之辭又鄉飲酒之禮用
狗不用羊故易傳以為斯饗謂國君問於政事而饗羣臣也

禮記卷之八

月令孟冬云是月也大飲黍由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
群臣飲酒於大享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燕其禮云丞
謂特牲體謂為俎引此詩十月滌場以下云是齒頌大飲之
詩是鄭以天子諸侯自有大饗羣臣之禮故不為鄉飲酒也
言別於燕禮小於大飲燕禮上設六尊此言朋酒者設尊之
法每兩尊並設故云朋耳非謂國君大夫飲唯兩尊也燕禮云
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公尊在大夫尊兩圓壺是尊皆
兩兩對設之也案燕禮記云其牲狗此大飲大於燕禮故用
牛也。傳公堂至疆竟。正義曰傳以朋酒斯饗為黨正飲
酒之禮案黨正屬民而飲酒于序則公堂享校謂黨之序享
也謂之公堂者以公法為享故物公耳天官酒正云凡為公
酒者注云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是鄉人之事得稱公
也兕觥者罰爵此無過可罰而云稱彼故知率之以警戒眾
人使之不違禮疆是境之別各言年壽長遠無疆也定本
竟作竟。箋於饗至疆頌。正義曰箋以斯饗為國君大飲
之禮以正齒位故因是時而誓焉使羣臣知長幼之序令之
不犯禮也月令注云天子諸侯而羣臣飲酒於大享以正齒
位謂之大飲則此公堂謂之大享也知在大享亦正齒位者
以國君大飲與黨正飲酒皆農隙而為俱教孝悌之道黨之
於序享知國君於大享黨正飲酒為正齒位知國君飲酒也

正齒
位也

七月八章章十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八

本八十四

詩經

卷八

目七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鷓鴣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

詩以遺王名之曰鷓鴣焉欲其政之意○鷓鴣上尺

之反下吁橋反鷓鴣鳥也遺唯

季反本亦作貽此從尚書本也

詩者周公所以救亂也毛以為武王既崩周公攝政管蔡流

言以毀周公又導武庚與淮夷叛而作亂將危周室周公東

征而滅之以救周室之亂也於是之時成王乃感管蔡之言

未知周公之志疑其將篡心益不悅故公乃作詩言不得

誅管蔡之意以貽遺成王名之曰鷓鴣焉經四章皆言不得

不誅管蔡之意鄭以為武王崩後三年周公將欲攝政管蔡

流言周公乃避之出居於東都周公之屬黨與知將攝政者

見公之出亦皆奔亡至明年乃為成王所得此臣無罪而成

王罪之罰殺無辜是為國之亂政故周公作詩救止成王之

亂於時成王未知周公有攝政成周道之志多罪其屬黨故

候者劉校

公乃為詩言諸臣先祖有功不宜誅絕之意以怡悅王心名

之曰鷓鴣焉四章皆言不宜誅殺屬臣之意定本貽作遺字

則不得為怡悅也○箋未知至之意○正義曰金縢云武王

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

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罪人

斯得於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鷓鴣注云罪人周公之

鷓鴣鷓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興也鷓鴣鷓也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

於尊之辭遺者流傳致達之稱彼召公作詩奉以戒成王鳥

此周公自述已意欲使遺傳至王非奉獻之故與後異也

既誅管蔡然後作詩不得復名為貽悅王心當訓貽為遺謂

得謂得管蔡也周公居東為出征我之不辟欲以法誅管蔡

我周室則此詩為誅管蔡而作之此詩為誅管蔡則罪人斯

故也每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箋云重言鴉鴉者將述其
意之所欲言丁寧之也室猶巢也鴉鴉言已取我子者幸無
殺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周公竟武
王不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
將不利於鴉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與者喻此諸
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
之無絕其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請公此之由然○鶴乃丁反
鄭音審鴉音央鶴鴉似黃雀而小俗呼之巧婦重直州反夫
平音泰鴉本又作鶻
恩斯勤斯 南子之閔斯 推閱病
如往反請在笑反

也推子成王也箋云鴉鴉之意殷勤於此推子當哀閔之此
取鴉鴉子者言推子也以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
亦宜哀閔之○**疏** 鴉鴉至閔斯○**疏** 以爲周公既
反除居六反一云賣也
取我子我意寧亡此子無能留此子以毀我巢室以其巢室
積日累功作之攻堅故也以興周公之意如何乎其意言寧
亡管蔡無能留管蔡以毀我周室以其周室自后授以來世
將德教有此王基篤厚堅固故也又言管蔡罪重不得誅
之意周公言已甚愛此甚惜此二子但爲我推子成王之
意也

以爲之故不得不誅之也鄭以爲成王將誅周公之屬臣周
公爲之詩言鴉鴉之意如何乎言人既取我子幸無毀我室
以其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不欲見其毀損以喻
若誅此諸臣幸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以其父祖勤勞乃
得有此故愛惜之不欲見其絕奪又言當此幼稚之子來取
我子之時其鴉鴉之意殷勤於此推子當哀閔之亦宜哀
閔其巢以喻言屬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成王亦宜哀
閔之不欲絕其官位土地此周公之意實請屬臣之身但
敢正言其事故以官位土地爲辭耳閔下斯字箋傳皆爲辭
也○**傳** 鴉鴉至周室○正義曰鴉鴉鴉鴉釋鳥文舍人曰鴉
鴉一名鴉鴉也方言云自閔而東謂鴉鴉飛曰鴉鴉陸機
鴉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秀爲窠以麻然之如刺
或曰女匠閔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閔西謂之桑飛或謂
之橫雀或曰巧女無能毀我室者謂鴉鴉之意唯能亡此子
無能留此子以毀我室此鴉鴉非不愛子正謂重其巢室也
得以此詩爲管蔡而作故云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於
義曰人居謂之室鳥居謂之巢故云室猶巢也周公竟武王
喪謂崩後三年除喪服也成王不知其意多罪其屬黨與

金滕云罪人斯得是也此實無罪謂之罪人者金滕注云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罪其屬黨言將罪之箋又言若誅殺之明時實未加罪也以興為取象鳴鶴之子宜喻屬臣之身故以室喻官位土地也金滕於名之曰鳴鶴之下云王亦有取誦公是有誦公之意但未敢言耳故云王意故誦公此之由然其言由此詩也金滕注云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為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欲誦公之意作此詩欲以怡悅王心致使王意欲誦公乃是更益王忿而言以怡王者成王謂公將篡故罪其屬臣公若實有篡心不敢為臣諮請今作詩與王言其屬臣無罪則知公不為害事亦可明未悟故欲誦公既悟自當喜悅真王之悟故作此詩是公意欲以怡悅王也王肅云案經傳內外周公之黨具有成王無所誅殺橫造此言其非一也設有有所誅不殺其無罪之死而請其官位土地緩其大而急其細其非二也設有有誅不得云無罪其非三也馬昭云公黨已誅請之無及故但言請子孫土地斯不然矣案鄭注金滕云傷於屬臣無罪將死箋云若誅殺之則鄭意以屬臣雖為王得罪猶未加刑馬昭之言非鄭旨也公以王怒猶盛未敢正言假以官位土地為辭實欲冀存其人非是緩大急細棄人求士鄭之此意亦何過也○傳恩愛至成王○正義曰有恩必相愛故以恩為愛釋言云醫

候番文校

詩疏八之二

三

道井

推也郭璞曰鞠一作鞠是鬻為稚也閔病釋詁文言鬻子之病則謂管蔡作亂病此鬻子故知鬻子成王也王肅云勤惜也周公非不愛惜此二子以其病此成王則傳意亦當以勤為惜○箋鳴鶴至閔之○正義曰箋亦以此經為興恩之言殷也以鳴鶴之意殷勤於稚子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成王假言鳴鶴之意愛惜巢室亦假言諸臣之先臣愛惜土地皆假為之辭非實有言也箋云言取鳴鶴子者惜稚子也則稚子謂巢下之民金滕注云鬻子斥成王斥者經解喻尊猶言昊天也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迨及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迨及

也桑土桑根也箋云綢繆猶纏綿也此鳴鶴自說作巢至苦如是以前諸臣之先臣亦及文武未定天下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位與土地○迨音待徐又勅反土音杜注同小雅同韓詩作社義同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字林作散桑皮也音同綢繆上直今女下民或敢侮予箋云我至苦矣留反下莫侯反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今女我巢下之民寧有敢侮慢欲毀之者乎意欲恚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固定此官位土地亦不欲見其絕奪○恚於季反疏迨天至海予○毛以為自說作巢至苦言已及天之未陰雨之時剥被桑根以纏綿其牖戶乃得成此室巢以喻先公先

疏

王亦出脩其德積其功勞乃得成其王業致此王功甚難若
是今汝下民管蔡之惡何由或敢侮慢哉周室而作亂乎故
不得誅之也鄭以在鴟鴞及天之未湮雨之時刺彼桑扈
以纏繇其牆乃得有此室巢以喻諸臣之先臣及文武未
定天下之時亦積日之功乃得定此官位土地鴟鴞以勤勞
之故昔比室巢今巢下之民侮或敢侮我欲毀我巢室乎
不欲見其毀與意欲恚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其借此官位
土地汝成王意何得絕我官位奪我土地乎不欲見其絕奪
意欲恚怒集下之人喻先臣亦有恨於成王王勿得誅絕之也
○傳治反至桑根○正義曰迨及擇言文徹即剝脫之義故
為剝也取彼桑土用為鳥巢明是桑根在土剝取其皮故知
桑土即桑根也王南云鴟鴞及天之未湮雨利取彼桑根以
纏繇其戶牖以興周室積累之艱苦也下經無傳但毛以此
詩為管蔡而作必不得同鄭為興王肅下經注云今者今周
公時言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侮我周道謂
管蔡之屬不可不遏絕以全周室傳意或然○箋我至至終
奪○正義曰箋以此為諸臣設請故亦為興巢下之民將毀
其室故竟欲恚怒之此是臣請於君而欲恚怒王也予手拮据
者鴟鴞之恚怒喻先臣之怨恨耳拮恚怒王也予手拮据

予所拮据予所蓄租予口卒瘁

拮据拮据也租為瘁病也
予所拮据予所蓄租予口卒瘁
拮据拮据也租為瘁病也
予所拮据予所蓄租予口卒瘁

我作之至苦如是者疏

予手至室家○毛以為鴟鴞言已
我作之至苦如是者疏
予手至室家○毛以為鴟鴞言已

者是我未有室家之故

我作之至苦如是者疏
予手至室家○毛以為鴟鴞言已

此是以今其借之喻屬臣之先臣所以勤勞為此功業者亦

而未有官位土地故勤力得此是以今其惜之正若殺此諸
臣不得奪其官位土地也。傳枯槁至之難。正義曰說文
云槁持槁拘謂以手爪拘待草也。七月傳云亂為菴此言菴
者謂亂之秀穗也。出其東門箋云茶茅秀然則茅亂之秀其
物相類故皆名茶也。粗訓始也。物之初始必有為之故云粗
為也。瘠病釋詁文經言予口卒瘠直是口病而已。而傳兼言
予病者以經予手拮据言予所將茶不言手則是用口也。
予所蓄粗文承二者之下則手口並兼之上既言手而口文
未見故又言予口卒瘠言口病明手亦病也。且卒瘠謂盡病
苦唯口病不得言及故知手口俱病。鷓鴣小鳥為巢以自防
故知求免大鳥之難也。傳謂我未有室家。正義曰傳以
白者稱它人言曰則此句說彼作亂之意曰予未有室家管
蔡意謂我稚子未有室家之道故輕侮之上章疾其輕侮故
此章言其輕侮之意也。曰者陳其管蔡之言予者還周公自
我也。王肅云我為室家之道至勤苦而無道之。予羽譙譙
人弱我稚子易我王室謂我未有室家之道。予羽譙譙
予尾脩脩。譙譙殺也。脩脩敝也。箋云手口既病羽尾又
脩素彫反注同殺色。界反又所例反下同。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

正義一云

予充八之二

五

亦

音嘒嘒

翹翹危也。嘒嘒懼也。箋云巢之翹翹而危以其所
也。風雨喻成王也。音嘒嘒然恐懼告愬之意。疏。予羽至嘒

也。翹翹危也。嘒嘒懼也。箋云巢之翹翹而危以其所

也。風雨喻成王也。音嘒嘒然恐懼告愬之意。疏。予羽至嘒

為鷓鴣言作巢之苦予羽譙譙然而殺予尾脩脩德業勞神竭力

既病羽尾殺敝乃有此室巢以喻先王勤脩德業勞神竭力

得成此王業鷓鴣又言室巢雖成以所託枝條弱故予室今

懸懸然而危又為風雨之所漂搖此巢將毀予是以維音之

嘒嘒然而恐懼以喻王業雖成今成王幼弱而為凶人所振

蕩周室將毀故周公言已亦嘒嘒然而危懼由管蔡作亂使

憂懼若此故不得不誅之意也。鄭殺弊人同但所前首別

喻屬臣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子孫不肖使我家道危也。又

為成王所漂搖將誅絕之我先臣是以恐懼而告急也。予維

音嘒嘒嘒嘒喻告訴之意也。傳譙譙殺消消敝。正義曰

此無正文也。以此言鳥之羽尾疲勞之狀故知為殺敝也。定

本消消作脩脩也。傳翹翹危嘒嘒懼。正義曰皆釋訓文

王肅云言尽力勞病以成攻堅之巢而為風雨所漂搖則鳴

音嘒嘒然而懼以言我周累世積德以成篤固之國而為凶

人所振蕩則已

亦嘒嘒而懼

鷓鴣四章章五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入序其情而閱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成王既得

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耳分別章意者周公於是志仲美而詳之

疏

東山四章章

說音悅下同騰徒登反別彼列反仲音身山乎。正義曰作東山詩者言周公東征也周公攝政元年東征三監淮夷之等於三年而歸勞此征歸之士莫不喜悅大夫美之而作是東山之詩經四章淮皆勞是勞辭而每章分別意異又歷序之一章言其完也謂婦士不與敵戰身體完

正德十年

寺充之二

六

全經云勿士行旅言無戰陳之事是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謂婦士在外妻思之也經說果贏等乃令人憂思是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汝也謂婦士未及室家思望經說洒掃婦士將行新合昏禮經言舍庚于飛說其成婦之事是得其及時也周公之勞婦士所以殷勤如此者君子之於人謂役使人民序其民之情意而閱其勞苦之役所以喜悅此民也民有勞苦唯恐民上不知今序其情閱其勤勞則民皆喜悅忘其勞苦古人所謂悅以使民民忘其死者其唯此東山之詩乎言唯此東山之詩可以當忘其死之言也三年而歸雖出於經此三年之文而按序四章非独序彼一句也序所歷言不序章句四句皆同不得於一章說之序其情而閱其勞其意足以兼之矣婦士者從軍士卒周公親征與將率同苦以士卒微賤勞意尤深故意主美勞婦士不言勞將率也悅以使民民忘其死是周易兌卦彖辭文士之舊語此東山堪當之故云其唯東山乎。箋成王至詳之。正義曰金縢云天大雷電以風王與大夫及士以啓金縢之書王執書以泣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注云新迎改生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於乘與之婦尊任之言自新而迎明是成王親迎之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親

成王得黜殷命作大誥注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為武
夷監於殷國者也前流言於國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還攝
政懼誅因逐其惡開道淮夷與之俱叛此以居攝二年之時
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是三監管淮夷叛周公東
伐之事也攝政元年即東征至三年而歸耳書序注云其攝
二年時者謂叛時在二年非三年始東征也時實周公獨行
言相成王者彼注云誅之者周公意也而言相成王者自迎
周公而來敵已解矣意以成王崩解故言相成王耳非與成
王俱來也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曰四國管蔡商奄
也此言商奄者據書序之成文耳此序獨分別章意者周公
於是志意伸本勞歸土之情丁寧委曲子我徂東山惛
惛義之而詳其事故分別章意而序之也

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惛惛言久也濛雨貌
箋云此四句者序歸

士之情也我往之東山既久勞矣歸又道遇雨濛濛然
是尤苦也。惛徒刀反又吐刀反濛莫紅反**我東曰**

歸我心西悲
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為之變如其
倫之喪箋云我在東山常曰歸也我心則

念西而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
士事枚微也箋云勿
為于偽友

候香劉衣 詩詠八之二 七

而來謂兵服也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言前定也春秋傳曰
善用兵者不陳。士行毛音衡鄭音街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鄭注周禮云枚如著橫街之於口為繿絜**蛸蛸者蠋烝**

在桑野
蛸蛸蠋貌桑虫也烝寘也箋云蠋蛸蛸烝特行久
處桑野有以勞苦者古者聲寘填塵同也。蛸鳥

亥反蠋音蜀烝之承反寘音田又音珍一音陳字書云寘也
大千反從宀下真寘填塵依字皆是田音又音珍亦音塵鄭

云古声同案陳完奔齊以國為氏**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而史記謂之田氏是古田陳声同**我徂至車下**
毛以為

箋云敦敦然獨宿於車下此誠**言曰歸之時我心則念西而悲**
何則管蔡有罪不得誅誅

乃遇零落之雨其濛濛然汝在軍之士久不得歸歸又遇雨

落勞苦之甚周公既序歸士之情又復自言已急我在東方

殺兄弟慙見父母之朝故心念西而益悲傷又言歸士久勞

在外幸得完全汝雖制彼兵服裳衣而來得無事而歸又勞

雖無戰陳實甚勞苦蛸蛸然者桑中六蠋虫常久在桑野之

中似有勞苦以因賦歎然彼獨宿之軍士亦嘗在車下而宿
甚為勞苦迷其勤勞閱念之定本云勿士行旅其子箋云
初無行陳街夜之事定本是也○鄭雅我東曰歸一曰言我
軍士在東久不得歸常言曰歸而不得歸我心念西而悲
言歸士思家而悲餘同○箋此四至尤苦○正義曰此篇皆
言序歸士之情而強云此四句者以此四句意皆同故言
之卒章之箋又云兄先著此四句皆為序常亡之情言以
分別章意熾此四句意不同故言凡先著此四句明四章意
皆同也○傳公族有死罪則磔於甸人公素服不卒事為之
文王世子云公族有死罪則磔於甸人公素服不卒事為之
變如其論之喪無服親哭之注云不於市朝者隱之也○
享田野之官縣而益殺之曰擊素服於凶事為吉於言事為
凶非喪服也倫謂親疏之比也不往哭為位哭之而巳是其
事也傳言此者解周公西悲之意以公族雖有死罪猶是骨
肉之親非徒已心自悲先神亦將悲之是將故言歸則念西
而悲也○箋我在至而悲○正義曰箋以此為勞歸士之辭
不宜言已意故易傳以為此二句亦序歸士之情我軍士在
東山常曰歸言三年之內常思歸也軍士家室在西故如念
西而悲孫毓云投言衣在二年臨刑之時素服不至至於歸
時踰年已久無緣西行而後始悲箋說為長○傳故微○正

義曰故微者其物微細也大司馬陳大閱之禮教戰法云遂
鼓衛故而進注云故如箸衛之有繕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
疑感是故為細物也○箋勿猶至不陳○正義曰此言東征
之事故知制彼裳衣謂兵服也初無猶本無言雖夫征伐本
無行陳街故之事言豫前自定不假戰鬪而服之也若前敵
自定當應速耳而三年始歸者以其叛國既多須圍守以服
之故引春秋傳者莊八年穀梁傳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
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此等言善用兵者不陳常武
等云善戰者不陳皆與彼異蓋鄭以義言之○傳靖靖三悉
實○正義曰釋中云烏蠅焚光引此詩鄭曰大虫如指
似黃蠅子云虫似蠅言在桑野知是桑虫丞實釋言文彼作
塵○箋蠅至塵同○正義曰蠅在桑野是其常處實非勞苦
故云似有勞苦軍士獨宿車下則實有勞苦故下箋云或
勞苦以不實喻實者取其在桑野在車下其事相類故也傳
訓丞實也故轉實為久而釋註云題久也乃作塵字故也
箋辨之古者實填塵二字音同可假借而用之故也

我徂東山惻惻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里意之
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躡蟪在戶町疇鹿場疇

專專如瓜之繫綴焉瓜之辨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燕塵粟
析也言君子又久見使折新於事尤苦也古者声粟烈同也
○敦徒丹反注同栗毛如字鄭音列韓詩作遽力勃反衆新
也專徒端反下同綴張衛反辨庐遍反又白其反說文云瓜
中實也沈
簿開反 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疏 以爲上四句說扁

士之情次四句說其妻思望之也思而不至閔其勞苦言有
專專然繫綴於蔓者瓜也而其辨甚苦既繫苦於蔓似如勞
苦而其辨又苦以喻君子繫屬於軍是事苦也又憂軍事是
心又苦也其苦如何衆軍士皆在祈薪之役是其苦也君子
既有此苦已久不得見之自我不見君子以來於今三年矣
所以思之甚也鄭以燕爲久言君子又在祈薪之役餘同○

傳埴蠃至而喜○正義曰釋虫云蚘蚘小者蠃舍人曰
蚘蚘即大蠃也小者即名蠃也然則蠃是蚘蚘也此虫穴
處輦土爲塚以避溼鶴鳥鳴於其上故知埴是蠃塚也將欲
陰雨水泉上潤故穴處者先知之是蠃避溼而上塚鶴是好
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陸機疏云鶴鶴雀也似鳴
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如三升
杯望見入按其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充一名背
竈一名皂裙又尼其巢一傍爲他舍水滿之取魚置池中稍

精以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傳敦猶至又苦○
正義曰敦是瓜之繫蔓之貌故轉爲專言瓜繫於蔓專專然
也燕衆釋詁文以瓜之苦喻君子心內苦繫於蔓又似苦以
喻君子繫於軍是事苦故言心苦事又苦即折薪是也○箋
此又至烈同○正義曰此申傳心苦事又苦之意也以軍之
苦在久不在衆故易傳以燕爲塵訓之爲久折薪是分製之
義不應作栗故辨之云古者声栗裂同
故得借栗爲裂不是字誤故不云誤也

我徂東山惓惓
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箋云凡先著此四句者皆
爲序歸士之情○爲于僞

反 倉庚于飛熠燿其羽
箋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取之儀
也燿燿其羽羽鮮明也歸士始
行之時新合昏礼今還故極序
其情以樂之○樂音洛下同 之子于歸皇駁其馬
黃
曰皇駁白曰駁箋云之子于歸謂始嫁
時也皇駁其馬車服盛也○駁邦角反親結其縞九十
其儀 縞婦人之褱也母成女施於結稅九十九其儀言多儀

丁寧之多○禕許韋反禕
繫佩帶其鳩反恍始銳反 其新孔嘉嘉其舊如之何長之
也箋云女嫁父母既戒之其母又申之九十九其儀言多儀

道也。箋云：嘉善也。其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久矣。不知其如何也。又極序其情樂而戲之。

疏

倉庚至之何。毛以

為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序其男女及時，以戲樂之言。倉庚之鳥，往飛之時，燭耀其羽，甚鮮明也。以興歸士之妻初昏之時，其衣服甚鮮明也。是子往歸嫁之時，所乘者皇其馬，駮其馬，言其車服盛也。其母親自結其衣之縞，九種十種，其威儀多也。言其嫁既及時，而又威儀具足，本其新來時則甚善矣。但不知其久時復如何。言本時甚好，不知在後當然以否。所以戲樂歸士之情也。鄭以倉庚為記時，言歸士之妻於倉庚于飛，燭耀其羽之時，而是子往歸嫁，其新孔嘉，謂本初日其新來之時，則甚善不見已。三年今其久矣，不知今日如之何。序其自東來歸，未到家之時，言以戲樂之餘同。○箋倉庚至樂之。正義曰：鄭以仲春為昏月，月令仲春倉庚以序云。樂男女得以及時，故知作者以倉庚鳴為嫁娶之候。歸士始行之時，以仲春新合昏禮也。毛以秋冬為昏，此義必異於鄭。宜以倉庚為興。王肅云：倉庚，羽翼鮮明，以喻嫁者之盛飾。是也。然則不言及時者，舉其嫁之得禮明，亦及時可知也。○傳黃白至曰駮。正義曰：釋畜文，舍人曰：駮，赤白名曰駮也。黃白色名曰皇也。孫炎引此詩，餘皆不解。駮白之義，案黃白曰皇，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則駮白曰駮，謂馬色有駮處。

候香劉衣

詩疏八之一

十一

余亦佳刊

有白處，舍人言駮馬名白馬，非也。孫炎曰：駮，赤色也。○傳縞曰：縞，中色也。郭璞曰：即今之香縷也。縞，邪交絡帶，繫於體，因名為縞。縷，繫也。此女子既嫁之所著，示繫屬於人。義見禮記。詩云：親結其縞，謂母送女重結其所繫著，以申解之說者。以縞為悅，中失之也。母戒女，禮施於結，悅士昏禮。文彼注云：悅佩巾也。不解衿之形象，內則云：婦事舅姑，衿縷其縷。注云：衿猶結也。婦人有衿，縷示有繫屬也。然則衿謂縷也。衿先不在身故，言施悅則先以佩訖，故結之而已。傳引結，說此結縞，則如孫炎之說，亦以縞為悅巾，其意異於郭也。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縷皆佩容臭。郭以縞為香縷云。義見禮記。謂此也。案昏禮言結，說此言結縞，則縞當是悅，非香縷也。且未冠，笄者佩容臭，又不是示繫屬也。郭言非矣。數從一而至於十，則數之小成，舉九與十，言其多威儀也。○箋：女嫁至之多。○正義曰：士昏禮云：父遂女命之曰戒。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悅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是戒之申之之事也。引此者，解母必親結之意。言九又言十者，喻其威儀丁寧之多也。斯干傳曰：婦人質無威儀，此言多威儀者，婦人無男子之禮，揖讓周旋之儀耳。其舉動威儀，則多

也。○傳言久長之道。○正義曰：舊訓為久也。言久長之道，
未知善惡，所以戲之。○等嘉善，言至戲之。○正義曰：善以凡
士之情，當樂以當時之事，不宜言久長之道。故易傳以
新求時，其善至今則久矣。不知其如何，以戲樂此歸士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八 八之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

八之三

八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惡四國者惡其流言毀周

公也。惡鳥路反注同。

疏

破斧三章章六句至國焉。正義曰三章經以由四國之惡而周公征之故先言四國之惡後言周公之德序以此詩之作主美周公故先言美周公也。箋惡四

至周公。正義曰案金縢流言者管叔及其羣弟耳今并言惡四國流言毀周公者書傳曰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及管

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管蔡流言商奄

即叛是同毀周公故并言之地理志云成王特薄姑氏與四國作亂則薄姑非奄君之名而云奄君薄姑者彼注云玄疑

薄姑齊地名非奄君名是鄭不從也既破我斧又缺我斨隋蓋曰斧斨

禮義國家之用也箋云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又損傷我成王以此二者為大罪。折七羊反說文云方鉞斧也隋徒

德十三年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四國管蔡商奄也皇國也

水反何湯果反孔彤袂而長也蓋曲容反

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箋云周公既反拜政東伐此四國誅其君罪正其民人而已

疏

既破至之將。毛以為斧斨者我民人其德亦甚大也

家之所用有人既破我家之斧又缺我家之斨損其斧斨是廢其家用其人是為大罪以喻四國之君廢其禮義壞其國

用其君是為大罪不得不誅故周公於是東征之周公所以東征者是止誅其四國之君正是四國之民主為四國之民

被誘作亂周公不以為罪而正之此周公哀矜於我之民人其德亦甚大故美之。鄭以為有人既破我之斧又缺我之斨

折此二者是為大罪以興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同公之道又損傷我成王此二者亦是為大罪故周公東征之餘同。傳

隋蓋至之用。正義曰如傳此言則以破缺斧斨折喻四國破毀禮義故王肅云今四國乃盡破其用故孫毓云猶其誓說

言毀壞其三正耳然則經言我斨我斨乃是家之斧斨為他所破此四國自破禮義與他破斧斨折不類而云我者此禮義

天子所制此四國破天子禮義故云我孫毓云王者立制其諸矣受制於天子故言我傳無心或然也。箋四國至文罪。

正義曰箋以此詩美周公惡四國則是惡毀周公耳不宜遠言其人破毀禮義故易傳以為破毀周公損傷成王孫毓云周公不失其聖成王本為賢君四國叛逆安能破周公損成王乎斯不然矣當管蔡流言之後商奄叛逆之初王與周公莫之相信於時周室迫近危亡其為毀損莫此之大何謂不能毀損若不能毀損自可不須征之誅此四國復何為也且詩人疾其惡心故言缺破豈待殺害王身然後為損傷也傳四國至皇匡。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成王既伐淮夷遂踐奄皆東征時事故四國是管蔡商奄知不數淮夷者以淮夷是淮水之上東方之夷耳此言四國謂諸夏之國故知不數之也書序皆云成王伐之此言周公東征者鄭於書序注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徃事畢則歸後至時復行然鄭意以為伐時成王在焉故稱成王鄭以為周公避居東都成王迎而反之揖政然後東征於時成王已信周公故可每事一徃毛無避居之義則東征之時成王猶有疑心不親詣周公而書序言成王者以周公揖政耳成王則為主君統臣功故言成王此則專美周公據論實事故言周公東征也釋言云皇匡正也傳以皇為匡箋又轉為正。箋周公至而已。正義曰此四國之君據書傳祿父管叔皆見殺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止言徒之多少不知故之

正義曰

詩序卷八之三

二

何處書序云成王既踐奄將迂其君於薄姑注云踐讀曰翦翦滅也奄既滅矣其君佞人不可復故欲徙之於齊地使服於大國是奄君迂於齊也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如此則言奄君見殺與序不同書傳既破我斧又缺我錡鑿屬曰錡。錡巨且反字或非也

屬 周公東征四國是吡 吡化也。訛五 哀我人斯亦

孔之嘉 箋云嘉善也 疏 傳鑿屬曰錡。正義曰此與下傳云

也。傳吡化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 木屬曰錡。錡

正義曰釋言文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 音求徐又音糾

韓詩云鑿屬也 周公至東征四國是道 道固也箋云道

解云今之獨頭斧 休美也。疏 傳道固。 正義曰道

反徐又 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休美也。疏 正義曰道 訓為聚亦堅固之義故為固也言使四國之民心堅固也箋

以為之不安故易之釋詁云道歛聚也彼道作擊音義則是以道得為歛言四國之民 破斧三章章六句 於是歛聚不流散也

用言欲伐柯以爲家用當如何乎非斧則不能以與欲取禮以治國者當如何乎非周公則不能言斧能伐柯得柯以爲家用喻周公能行禮得禮以治國能執治國之禮者唯周公耳又言取妻如之何非媒則不得以與治國如之何非禮則不安以媒氏能用禮故設媒則得妻以喻周公能用禮故任周公則國治刺王不知周公而不任之也○鄭以爲伐柯之道非斧則不能唯斧乃能之言以類求其類喻王欲迎周公非賢不可往當使賢者先往亦以類求其類取妻如之何非媒不得以媒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故使媒則得之以喻王欲迎周公當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以其能通二人之意故宜先使之言王當迎周公以刺朝廷之不知也○傳柯斧至之柄○正義曰考工記車人云柯長三尺傳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注云首六寸謂門頭斧也柯其柄也是斧柄大小之度斧喻周公柄喻禮義斧能伐得柯喻周公能得禮所以供家用猶禮可以供國用故云禮義者治國之柄是以柯喻禮則知斧喻周公雖以斧喻周公斧不能自伐得何必人執之是人與斧共喻周公也人執斧能伐柯既伐得柯人又執柯以營家用喻周公能得禮既能得禮周公又能執禮以治國以此美周公也王肅云能執治國家之斧柄其唯周公乎是喻周公能執禮也○

正義曰克能釋言文箋以下云我觀之子謂得見周公則二章皆勸迎周公之事故易傳言以類求其類喻使賢者先往也○傳媒所至不妾○正義曰傳以下文遠且有踐遠豆禮器則此亦禮事故傳以上經與此皆喻禮也○

箋克能至先往○正義曰克能釋言文箋以下云我觀之子謂得見周公則二章皆勸迎周公之事故易傳言以類求其類喻使賢者先往也○傳媒所至不妾○正義曰傳以下文遠且有踐遠豆禮器則此亦禮事故傳以上經與此皆喻禮也○正以媒爲興者媒所以用禮喻周公能用禮取妻不以媒則不能得妻喻治國不用禮則不能安國言周公能用禮以安而王不知故刺之○箋媒者至先往○正義曰箋以媒者通傳二姓之言勸迎周公而以媒爲喻故易傳言當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孫毓云周公之思婦患成王之未悟耳王出郊而天雨反風未則盡起精誠感天而况於人乎何須賢者之先往也周公至聖見能未形非如讎敵尚相阻疑何須問人重相曉喻乎鄭爲此說者以爲此詩之作在雷風之後王實未迎周公致使朝臣尚惑假言迎意刺彼未知言王以周公之聖欬其速反尚使賢者先行令人傳通其意說周公宜還見疑者可刺耳非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其謂周公有疑須相曉喻也○伐柯者必用柯其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所謂不遠求也○王敬迎周公便還其道亦我觀之子遠豆有踐○踐行也○不遠人心足以知之○

我觀之子遠豆有踐

觀見也之子是子也斥周公也王欲迎周公當以饗燕之饌
行至則歡樂以說之。觀古豆反踐賤淺反行戶即反饗玉
恋反樂音悅疏伐柯至有踐。毛以為伐柯之法其則不
洛說音悅疏遠喻治國之法其道亦不遠何者執柯以伐
柯也而視之舊柯短則如其短舊柯長則如其長其法不立
遠也以前交接之法願於上交於下願於下事於上其道亦
不遠也言有禮君子恕以治國近取諸已不須遠求能迎是
者唯周公耳我若得見是子周公觀其以禮治國則復遠禮
器有踐然行列而次序矣禮事弘多不可偏舉言其遠豆有
列見禮法大行也。鄭以為伐柯伐柯者其法則不遠舊柯
足以法之以喻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
之言衆人之心皆知公須還也我王欲見是子周公當以饗
燕之饌遠豆有踐然行列以待之言王宜厚待周公刺彼不
知者也。傳以其至遠求。正義曰此伐柯之不遠求還近
求之法於柯以前交人之道不遠求還近取法於已故解不遠
以其所願於下之事已則以所願之事事於已之上者此皆
近取諸已所謂不遠求詩意言此者以有禮君子能以身恕
物言周公能為此也王爾云言有禮君子恕施而行所以治
人則不遠。箋柯至知之。正義曰箋以為勸迎周公之辭

惟資劉校

八詩疏之三

五

康德錄

故易傳言不遠者人心足以知之中庸引此二句乃云執柯
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詩言其則不遠彼言猶以為遠
者以作者言其不遠明有燕遠之意故言猶以為遠。傳踐
行列貌。正義曰以遠豆之器必行列陳之故以踐為行列
貌毛以為此詩刺王不知周公昔不言王迎之事必不得如
鄭以遠豆之饌迎周公也上句說恕以行禮則此當為任用
有禮之人則得禮事陳設遠豆是行禮之器言遠豆有踐謂
見其行禮也故王爾云我所見之子能以禮治國踐行列之
貌遠豆行禮之物也傳意或然。箋觀見至說之。正義曰
觀見釋詁文飲食之事聖人以之為禮今勸迎周公而言陳
列遠豆是令王以此
遠豆與周公饗燕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罭本亦

作罭于疏

九罭四章首章四句下三章章三句至不知。正義曰作九罭詩者美周公也周大夫必刺朝

廷之不知也此序與伐柯盡同則毛亦以為刺成王也周公
既揖政而東征至三年罪人盡得但成王惑於流言不悅周

公所為周公且止東方以待成王之召成王未悟不欲迎之故周大夫作此詩以刺王經四章皆言周公不宜在東是刺王之事鄭以為周公避居東都三年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有感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志者及啓金縢之書成王親迎周公反而居相周大夫乃作此詩美周公追刺往新朝廷羣臣之不知也此詩當作在歸揖政之後首章言周公不宜居東王當以袞衣禮迎之所陳是未迎時事也二章三章陳往迎周公之時告曉東人之辭卒章陳東都之人欲留周公是公反後之事既反之後朝廷無容不知序云美周公者則四章皆是也其言刺朝廷之不知者唯九罭之魚鱒魴興也九罭纓罟小魚之網也鱒魴首章耳九罭之魚鱒魴興也九罭纓罟小魚之網也鱒魴後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器也興者喻王欲迎周公之來當有其禮○鱒才指反沈又音撰魴音房纓子弄反又子公反字又作纓罟音古今注我觀之子袞衣繡裳所以見南呼纓罟為百囊網也袞衣卷龍也箋云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袞古本反六冕之第二者也魚為九章天子登升龍於衣上公但畚降龍字或作卷音同卷卷冕反

詩疏卷之三

蔡重校

六

甚

之小網非其宜以興周公是聖人處東方之小邑亦非其宜王何以不早迎之乎我成王若見是子周公當以袞衣繡裳往見之刺王不知欲使王重禮見之鄭以為設九罭之網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其器以喻用尊重之大禮迎周公之大人是擬人各有其倫尊重之禮正謂上公之服王若見是子周公當以袞衣繡裳往迎之○傳九罭至大魚○正義曰釋器云纓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孫炎曰九罭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郭朴曰纓今之百囊網也釋魚有鱒魴樊光引此詩郭朴曰鱒似鱒子赤眼者江東人呼魴魚為鱒陸機注云鱒似鱒而鱗細於鱒赤眼然則百囊之網非小網而言得小魚之罟者以其纓促網目能得小魚不謂網身小也驗今鱒魴非是大魚言大魚者以其雖非九罭密網此魚亦將不漏故言大耳非大於餘魚也傳以為大者欲取大小為喻王肅云以興下土小國不宜久留聖人傳意或然○箋設九至其禮○正義曰箋解網之與魚大小不異於傳但不取大小為喻耳以下句袞衣繡裳是禮之上服知此句當喻以禮往迎故易傳以取物各有其器喻迎周公當有禮○傳所以至卷龍○正義曰傳解詩言袞衣繡裳者是以見公之服也畫龍於衣謂之袞鴻飛遵渚鳥也鴻不宜循渚也箋云鴻大故云袞衣卷龍鴻飛遵渚鳥也

而循渚以喻周公今與凡人處東都之邑公歸無所於失其所也○鳧音符鷺為兮反又作翳

女信處

周公未得禮也再宿曰信箋云信誠也時東都之

可就女誠處是東都也今疏鴻飛至信處○毛以鷺者大

公當歸復其位不得留也疏鳥飛而循渚非其宜以喻周

公聖人又留東方亦非其宜王何以不迎之乎又告東方之

人云我思公未得王迎之禮漏則無其佳所故於汝東方信

宿而更耳終不致留於此告東方之人云公不以留刺王不

早迎○鄭以為鷺者大鳥不宜與鳧鷺之屬飛而循渚以喻

周公聖人不宜與凡人之輩共處東都及成王既悟親迎周

公而東都之人欲周公即留於此故曉之曰公西歸若無所

居則可於汝之所誠處耳今公歸則復位汝不得留之美周

公所在見愛知東人願留之○傳鴻不至循渚○正義曰言

不宜循渚者喻周公不宜處東毛無避居之義則是東征四

國之後留住於東方不知其住所也王肅云以其周公大聖

有定命之功不宜久處下土而下見禮迎箋為喻亦同但以

為辭居處東故云與凡人耳○傳周公至曰信○王義曰言

周公未得王迎之禮也再宿曰信莊三年左傳文公未有所

歸之時故於汝信處處汝下國周公居東歷年而曰信者言

候番劉校
詩疏之三
蔡章校
七
熊文林

聖人不宜失其所也再宿於外猶以為久故以近辭言之也

○箋信誠至得留○正義曰釋詁云誠信也是信得為誠也

以卒章言無以公西歸是東人留之辭故知此是告曉之辭

卒章始陳東人留公之辭此詩美周公不宜處東既言不宜

西歸而無所居則誠處是東都也此章已陳告曉東人之辭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乎但無以我公婦之道乎王意不悟故云無以歸道又言上
當早迎周公無使我羣臣念周公而心悲乎鄭以為此是
東都之人欲留周公之辭言王是以有比袞衣乎王令齊來
願即封周公於此無以我公西歸乎若以公歸我則思之王
無使我思公而心悲乎○傳無與公歸之道○正義曰周公
在東必待王迎乃歸成王未肯迎之故無與我公歸之道謂
成王不與歸也○箋是東至西歸○正義曰箋以為王欲迎
周公而奪臣或有不知周公之志者故刺之雖臣不知而王
必迎公不得言無與公歸之道故易傳以為東都之人欲留
周公之辭首章云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於時成王
實以上公服往故東都之人即願以此衣封周公也○箋周
公至至深○正義曰東都之人言已將悲故知是心悲念公
也傳以為刺王不知則心悲謂羣臣悲故王肅云公久不歸
則我心悲是大夫作者言已悲也此經直言心悲本或心下
有西衍字與東山相涉而誤耳定本無西字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

侯香劉校

詩疏之三

無文解

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不失其聖者聞

知不怨終立其志成周之王功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又為之
大師終始無愆聖德著焉○狼跋省郎獸名也跋音卜末反
又蒲末反字或作按同正功于沉反
大平音泰下大師大平同愆起然反
作狼跋詩者美周公也毛以為周公攝政之時其遠則四國
流言謗毀周公言將不利於孺子其近則成王不知其心謂
周公實欲篡奪已位周公進退有難如此卒誅除四國成就
周道使天下人平而聖著明故周大夫作此詩美進退有難
而能不失其聖也經二章皆言進退有難之事美其不失聖
者本其美周公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鄭以周公將攝政特
遠則四國流言而周公不惑不息耳政之心近則成王不知
而周公不怨不生忿懣之意卒得遂其心志成就周道是進
有難也及致政成王之後後欲老而自退成王又留為大師令
輔弼左右是退有難也如此進退有難而聖德著明終無愆
過故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序稱流言與王不知唯說進有難也
德音不瑕是不失聖也序稱流言與王不知唯說進有難也
不言退有難者不失其聖之中可以兼之矣○箋不失至著
焉○正義曰序言不失其聖是摠美周公之言故箋具述周

公進退有進能使聖德著明之意以充之筭以流言與王不
知是一時之事不宜分爲進退經云公孫碩膚則其是遜位之
後故也以流言與王不知爲進有難也既遜而留爲大師是退
有難也以此二者皆違周公之志是故俱名爲唯進退有難
爲終始無愆所以美其不失其聖也毛不注序必知異於鄭
者傳以公孫爲成王則此經所陳無周公遜位之事不得以
留爲大師當退有難也傳言進退有難能誅除四國其政成功
流言爲進有難王不知爲退有難能誅除四國其政成功正
是不失狼跋其胡載震其尾以也跋躡躡其胡則
聖也其羣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筭云與者喻周公進則
其胡猶始欲相政四國流言辟之而居東都也退則其羣
謂後復成王之位而名成王又留之其如是聖德無玷缺
實本又作走丁四反又陟值反躡力輝反跋其功反又居業
反難乃且反公孫碩膚亦鳥几几之公孫成王也碩六膚美
也赤鳥人君之盛發也几几約貌筭云公周公也孫當如
公孫于齊之孫孫之言孫也周公相政七年致六平復成
王之位務造此成公之大美欲老成王又留之其如是聖德
發赤鳥几几然也孫毛如字鄭音遜鳥音等約俱具反約其

寺九之三

九

側反遁**疏**狼跋至几几。行以爲狼之老者則領下垂胡
徒遜反其猛能殺傷禽獸以喻周公相政之時遠則四國
然猶不失其猛能殺傷禽獸以喻周公相政之時遠則四國
疏言也則王不知其志惟退有難然猶不失其聖能成
道所以進退有難而此政者欲待公孫成王長大自大美
之德能復赤鳥几几然盛服以行礼然後之故也。鄭以
爲老狼進則躡其胡退則其尾進退有難不失其猛喻周
公將欲相政造四國流言歸政成王三復留爲大師進退有
難能不失其聖又美周公不失其聖之事言周公既致大平
乃遜道避此成功之大美復留其在王朝爲人師之官發其
爲其鳥之飾几几然美其聖德故說其衣服也。傳跋躡其
猛。正義曰跋躡躡其胡謂跋躡其胡謂跋躡其胡謂跋躡其
日賣也說文云跋躡其胡謂跋躡其胡謂跋躡其胡謂跋躡其
與賣皆足飾倒之類以跋爲躡者謂跋其胡而倒躡耳老狼
有胡謂之垂胡進則躡其胡謂跋躡其胡謂跋躡其胡謂跋躡其
謂卻頓而倒於羣上也跋胡言狼羣居亦狼也文不可重
故以賣代之下章倒其文明跋上一耳載所以互相見也序
言周公遠近有難不失聖德故知此經說狼進退有難而不
失猛。筭異者至玷缺。正義曰下言公孫則遜位之後
故以進則躡胡喻將欲相政退則躡尾喻成王留之其周公

公進退有進能使聖德著明之意以充之筭以流言與王不
知是一時之事不宜分爲進退經云公孫碩膚則其是遜位之
後故也以流言與王不知爲進有難也既遜而留爲大師是退
有難也以此二者皆違周公之志是故俱名爲唯進退有難
爲終始無愆所以美其不失其聖也毛不注序必知異於鄭
者傳以公孫爲成王則此經所陳無周公遜位之事不得以
留爲大師當退有難也傳言進退有難能誅除四國其政成功
流言爲進有難王不知爲退有難能誅除四國其政成功正
是不失狼跋其胡載震其尾以也跋躡躡其胡則
聖也其羣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筭云與者喻周公進則
其胡猶始欲相政四國流言辟之而居東都也退則其羣
謂後復成王之位而名成王又留之其如是聖德無玷缺
實本又作走丁四反又陟值反躡力輝反跋其功反又居業
反難乃且反公孫碩膚亦鳥几几之公孫成王也碩六膚美
也赤鳥人君之盛發也几几約貌筭云公周公也孫當如
公孫于齊之孫孫之言孫也周公相政七年致六平復成
王之位務造此成公之大美欲老成王又留之其如是聖德
發赤鳥几几然也孫毛如字鄭音遜鳥音等約俱具反約其

人臣以臣揖為進致政為退取象為安故易傳也。傳公孫
至約貌。正義曰傳以雅於魯魯皆成王以其是也。公孫
孫也。頭大釋詁文膚美小雅廣訓文天官發人掌王之服發
為赤烏黑烏注云王古服有九烏有三等赤烏為上冕服之
烏下有白烏黑烏然則赤烏是鳥之最上故云人君之盛發
也。發人注云服發者着服各有發也。復下曰烏單曰發古
之人言發以通於復今由言發以通於復俗易語反然則發
烏對文有異散則相通故傳以發言之。社禮云玄端黑發
青絢纁純爵弁纁黑絢纁純純博寸注云絢之言拘以為行
戒狀如刃衣鼻在發頭纁纁中紉也。發順裳色。爵弁之發以
黑為飾爵弁尊其發飾以纁次云几几約貌謂烏頭飾之貌
以爵弁祭服之尊飾之。如纁次發色纁而約用黑則冕服之
烏必如纁次烏色赤則約亦黑也。上南云言周公所以進退
有難者以俟王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服盛服以行礼也。
箋周公至几几然。正義曰箋以上言公歸皆謂周公故以
此公為周公古之。孫字借孫為之。春秋昭二十五年經言公
孫於齊春秋之例內諱存謂之。孫言昭公遜遁而去位此周
公亦遜遁去位故讀如彼文。孫道釋唐文孫炎曰遁逃去也
周公揖政七年孫道避成功之大美尚書終誥有其事書序
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

寺流八之三

頌是成王留之為大師也。上公九命得服衮冕故發赤烏。孫
毓云詩書名例未有稱天子為公孫者。成王之去龜公又記
遠矣。又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成。狼戾其尾載跋

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瑕過也。箋云不瑕言不
可疵瑕也。疵才斯反。

疏。傳瑕過。正義曰瑕者王之病玉之有瑕猶人之有過
故以瑕為過。箋言無可疵瑕者亦是玉病言周公終始

皆善為無
疵瑕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龜國七篇二下七章二百三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 八之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

九之一

九

鹿鳴之什詁訓傳第十六

周南即題關雎至於王者施教統有四海歌詠之作非止一人篇數既多故以十篇編為一卷名之為什

毛詩小雅

皆正小雅六篇亡今唯十六篇從此至魚

麗十篇是文武之小雅先其文王以治內後其武王以治外宴勞嘉賓親睦九族事非隆重故為小雅皆聖人之迹故

謂之王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小大雅譜

正義曰以此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宣

六王皆居在鎬豐之地故曰豐鎬之時詩出知者文王有聲云作邑於豐是文王居也又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康

正之武王成之是武王居也又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康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也杜伯射宣王於鎬魚藻序云

里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武丘懿王都之京兆郡故長安縣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武丘與鎬相近有韻

宮在焉豈一上豐居之非遷都也鄭必須言周室居豐鎬者以國風皆題諸國之名知其國土所在雅亦須顯其號并知天子所居之處也亦微出車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則文王時未

稱王也則一雅各有本稱王時作者未稱王時則在其周矣而繫之豐者以其為雅詩者即述天子之政文王居豐乃稱

王縱使在此周時亦繫之於豐也厲王流于瑛王時仍存鎬京尚在故亦云豐鎬焉雅題不曰周者以雅與國風絕

殊又無異代相涉故不言周也。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于大王王季歷及子載越異代而別

世載其功業為天下所歸。正義曰案周本紀云公劉后稷之曾孫大王公劉九出之孫后稷在唐虞之時公劉當夏大

康之時此至大王王季歷夏商之世漢書律歷志云夏凡四

百四十年殷凡六百二十九年則餘一千矣故曰歷千載越

異代也言后稷至於大王則公劉在其間矣而別言公劉者

以周之先公皆能修心稷之業公劉大王其中賢俊者故歷

言之所以追述后稷公劉大王者言周德積其所由也。文

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相考之美。正義曰自

文王至文王有聲凡十篇。文王大明綿棫樸思齊皇矣秦

七篇序皆云文王早麓一篇居中從可知凡八篇文王大雅也下武文王有聲二篇序皆言武王則武王大雅也以文武道同故鄭連言之雅有小大二辨而辨亦由事而定故文王以受命為盛大雅以盛為王故其篇先感隆文王言受命作周大明言天復命武王是感隆之事故以文王為首大明次之也文王所以得受天命由祖考之業故又次綿也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文王既因祖業得四臣之力既其能官其人故次棣棣也既言任臣之力又述受祖之美故次早麓也早麓直論樂易於民施化而已非盛事故在棣棣之下既言受祖之業又述其母之賢而得成為聖故次思齊也文王既聖出脩其德天使之代殷故次皇矣既聖能代德及鳥獸故次靈臺繇與早麓皇矣皆述大王王季之德是上述祖考者鄭以文王據受命感隆逆而本之於祖父取編篇之意故其餘不盡論也其武王之詩下武序云繼文也明以上文王事下武則武王繼之既能繼其伐功故次文王有聲序云繼伐也言文王伐崇武王繼之以伐紂也案大明文王之詩而經陳武王之事文王之聲武王之詩而經陳文王之詩其勢正同而詩主相反者由作者之意殊也文王經云王之盡臣無念爾祖以戒成王也大明云篤生武王言武王之謚則二篇成王時作也綿云文王撥厥生思齊云文王之母皇矣云帝

德者劉松

詩經卷之二

二

工長

謂文王三篇皆言文王之謚則皆文王前後作之棣棣云濟濟王靈臺云王在靈沼皆言王則稱王之後作也唯早麓不言謚又不言王或未陳王之前作也但經無謚者或當其生存之時或在其崩後不可定也下武不言武王之謚成王時作文王有聲云武王烝哉言其謚則其崩後作也○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正義曰此又解小雅比篇之意采薇云文王之詩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獯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林杜以勤歸則采薇等篇皆文王之詩天保以上自然文王詩也魚麗序文武並言則魚麗武王詩也鹿鳴至天保六篇言燕勞羣臣朋友是文事也采薇三篇言命將出征皆是武事故魚麗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既以治內為先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君能懇誠以樂下臣能盡忠以事上此為政之尤急故以鹿鳴燕羣臣嘉賓之事為首也羣臣在國則燕之使還則勞之故次皇皇者華言遣使之來也使臣還則君勞之去當送之故次皇皇者華言遣使臣也使臣之聘出師遣之反乃勞之則遣先勞後矣此所以先勞後遣者人之勞役苦於上所不知則已勞而怨有勞而見知則雖勞而不怨其事重故先之也且使臣往反固非其欲四牡所勞不必是皇皇者華所遣之使二篇之作又不必

一人故以輕重為先後也君臣既治鄰國又睦乃可以
宗族故次常棣兄弟也兄弟既和又及朋友故次伐木燕
朋友故舊也君既能燕勞臣下臣亦歸美以報之故次天保
書下報上也內事既治則當命將征伐以禦夷狄之患故次
采芣遺戍役遺則欲其同心還則別其責賤先出車以勞將
率後杖杜以勞還役也文王之詩既終可王之車繼之以文
王治內外有成功故武王因之得乃物盛多所以次魚麗也
萬物既多人得養其父母故次南咳孝子相戒以養也孝子
非徒能養使親身又清潔故次白華言孝子之潔白也禹物
盛多人民能孝則致時和年豐故次華黍歲豐宜黍稷也思
齊說文王之教先兄弟後家邦此詩之次也後兄弟者
彼說施法之事先齊其家後化於外自近及遠之義此即為
國之政固當先國事後族人故使燕羣臣在先也又鹿鳴等
三篇皆燕勞臣子為政之大務後世常歌之故鄉飲酒燕禮
皆歌此三篇四牡傳曰文王率諸侯撫厥國而朝聘於紂故
歌文王之頌為後世法是其事重可法故樂常歌之推此則
樂歌周南召南及大雅皆歌其首三篇書傳多云升歌清廟
是事重為常歌故以為諸篇之首也此文王小雅其事多在
稱王之前案書傳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采芣為伐昆夷而
作事在受命四年也出車杖杜役還而勞之出事經曰春日

詩九之一

三

遲遲薄言還歸在受命五年而反也則采芣三篇事在稱王
前矣鹿鳴燕羣臣嘉賓嘉賓之文容有鄰國之聘客也明亦
未稱王也面牲云周道後遲遲傳曰政周之道尚在岐周未遷
亦是未稱王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是聘問鄰國也若稱王
之後與諸侯禮異不得為鄰國相聘之法則亦未稱王也此
三篇之事或在采芣之前其作之時節次第不可得而知也
稱王之前作亦可矣伐木云陳昆八益為天子制天保云禴
祠燕嘗于公先王追王改祭之禮定是稱王之後無文王之
謚或當時即作或崩後為之未可定也檢文武大雅經每言
言其謚者又所論多稱王以前之事知不先作為小雅後作
為大雅者以六詩之作各有其體詠由歌政而興體亦因政
而異王政有巨細詩有大小不在其作之先後為異乎且就
以作之先後為文況小大反以作之先後為異乎且就其
事亦不然矣絲有伐昆夷之事而在大雅采芣亦伐昆夷之
事而在小雅絲云虞芮質厥成事在稱王之初天保云禴祠
燕嘗事在稱王之後天保在小雅絲在大雅明不以作之先
後分屬二雅可知也但作者各有所疑述大政為大雅之體
述小政為小雅之體體以政與名以體定體既不同雅有大
小大師審其所述察其異體然後分而別之自王澤竭而詩

息暴秦起而樂亡去聖久遠無所傳授雖疑其太校不
以言言也詩次先小雅此鄭先論大雅者詩見事漸故先小
後太鄭以大雅述盛隆之事故先言焉○此三雅逆順之次
要於大鄭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正義曰由相
考積基之美致令受命而王今大雅先陳受命後述祖考縱
下而上是逆也為政之法當以近及遠今水雅先丙後外是
順也二雅逆順雖異其致一也皆要在於極盡先祖賢聖之
情著明天道符命之助而已矣公劉大王王季是賢也即縣
與旱麓菁詩是也又王武王聖也即述文武詩是也天
者即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屬是也又大雅生民及卷阿小
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我周公成士之時詩也○正義曰
知大雅自生民者以生民字云文武之功定於后稷故推以
配天為明是文武後人見文武功之所起故推以配天也文
武以後唯周公成王耳孝經云考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故知生民為周公成王之詩生民既至卷阿皆可知知
小雅自南有嘉魚者以六月序庶陳小雅之廢自華黍以上
皆言缺由庚以下不言缺明其詩異主也魚麗之序云文武
華黍言與上同明以上武王詩尚庚以下周公成王詩也南
有嘉魚云太平華黍云澤及四海語其時事為周公成王詩也
矣序者蓋亦以其事著明故不言其號蓋焉由庚既為周公明

序九之

四

成王之詩則南有嘉魚全菁菁者我從可知也故云下及菁
菁者我皆周公成王之時詩也以周公攝王事政統於成王
故並至之也由庚在嘉魚前矣不云自由庚者據見在而言
之鄭所以不數言者以毛公下由庚以就崇丘若言自田庚
則華黍不得為武王詩木故上說文武之詩不言至華黍也
其比篇如此次者大雅之次以後稷祖考之先文武功之所
起人本於祖故生民為先言尊祖也既后稷有功出篤忠厚
故次行葦言忠厚也既得太平又於父持不失故次是鷺言能持
既醉言太平也既得太平又於父持不失故次是鷺言能持
盈守成也鳥鷺止言祭神無持盈之事而序以承太平之後
因言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是傳
會其事以為篇次之意也推此明其餘皆有次比之義既能
持盈不失事可嘉美故次假樂嘉成王也召公以成下初粒政恐不留
慢故公劉酌卷阿戒成王也召公以成下初粒政恐不留
意於治民之事也先言公劉厚於民以戒之既戒以民事欲
其忠信故次洞酌也既有忠信須求賢自輔故次卷阿也詩
人之作自有次第故其卒章曰矢詩不多維以遂歌是也小
雅之次以承文武政平之後繼作之君調陰陽育萬物由庚
萬物得由其道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

也南山有臺樂得賢者由儀萬物之所生各得其宜此五篇
樂與萬物得所更相互見明得賢所以養物也既萬物得宜
又賦周及海外故次蓼蕭也言萬物得所四海蒙澤天下無
事可以飲燕諸侯褒賜有功故次湛露彤弓也既見因饗燕
而賜之故先燕後賜也既有功蒙賞唯才是用為天下之所
歌樂故次菁菁者莪也其次如此其作之時節則難明也生
民云推后稷配天是周公攝政之時則攝政六年後作也行
筆云曾孫維王周公攝政之時成王為孺子養老之事周公
所為行葦言成王為主則在即政之後也既醉告太平鳧鷖
守成周公攝政三年則致太平既已太平則有成功可守作
必在攝政三年之後不可定指其時也假樂嘉成王有顯顯
令德官人安民則亦即位之後矣公劉洞酌卷阿同是召公
之戒公劉云成王將涖政則歌在行葦假樂之前也既醉鳧
鷖指論太平守成亦不廢在生民之前也大雅之作既有先
後則小雅亦當然也小雅之中皆無成王之言又無即政之
事其作多在攝政之時不可定其年月也襄二十九年左傳
為兵季札歌小雅服虔云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脩小
政定大亂致太平樂且有儀是為正小雅皇甫謐亦云詩人
歌武王之德今小雅自魚麗至菁菁者莪七篇是也則服虔
與皇甫謐以小雅無成王之詩也左傳又曰為之歌大雅服

侯音劉衣 詩疏九之一

虞云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鳧鷖是為正大
雅則服虔又以生民行葦既醉鳧鷖為武王詩也案武王伐
紂未幾而崩不得有天下太平澤及四海之事蓼蕭既醉之
輩皆言太平之事安得為武王詩乎即小雅皆武王之詩六
月之序何當廢缺異文也生民推后稷配天行葦曾孫維主
書傳配天皆謂周公之詩曾孫皆序成王不得為武王詩矣
華黍由庚本相連比毛氏分序致其篇端使華黍就上由庚
退下則毛意亦以由庚以下為成王之詩也不然亡詩六篇
自可聚在一處何須分之也服虔之誤違詩之文先毛之言
故鄭所以不然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
其道同終始相成也。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
經。正義曰此傳以作室為喻也言周國之興譬如為室文
王始造其基武王鑿其棟棟周公內而架之乃成為室猶言
文王受命武王因之得伐紂定天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
以成之故申侯曰昌受命發行誅旦弘道是其終始相成故
比合其詩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經凡書非正經者
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其用於樂國君以詩者樂章
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正義曰以詩者樂章
既說二雅為之正經因言用樂之事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
筭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故鄭

於變雅下不言所用焉和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者以鄉
飲酒云乃合樂關雉鷓鴣巢則不言鄉樂燕禮云遂歌鄉樂周
南關雉召南鷓鴣巢燕諸侯之禮謂周南召南為鄉樂鄉飲酒
大夫之禮直云合樂大夫稱鄉得不以用之鄉飲酒是鄉可
知故不云鄉也由此言之則知風為鄉樂矣左傳晉為穆叔
文王鹿鳴別歌之大雅為一等小雅為一等風既定為鄉樂
差次之而上明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為天子之樂矣且鄉
飲酒鄉大夫賓賢能之禮也言賓用敵禮是平等之事也
樂而上歌小雅為用諸侯樂然則諸侯以小雅為已樂而穆
叔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歌則兩君亦敵明歌大雅為用天
子樂故知諸侯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矣鄉射之禮云乃合樂
周南召南等注云不歌不笙不間志在射略於樂不略台樂
者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大射諸侯之禮所歌考明亦諸侯
之正樂也其經曰乃歌鹿鳴三終乃下管新宮三終亦不笙
不間又不言合明亦略樂不略其正是小雅為諸侯之樂於
是明矣自然大雅為天子之樂可知若然小雅之為天子之
政所以諸侯得用之者以詩本緣政而作臣無慶賞成刑之
為典法故雖無詩者今得進而用之所以為勸戒尤美者可以
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因其節文使之有等風為夫婦之道

小雅卷九

詩九之一

六

生民之本王政所重欲天下徧化之故風為鄉樂風本諸侯
之詩鄉人所用故諸侯進用小雅諸侯既用小雅自然天子
用大雅矣故鄉飲酒燕禮注云鄉樂者風也小雅為諸侯之
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樂是也彼注頌亦為天子之樂此不言
頌者此因風與二雅為尊卑等級以見其差降故其言不及
頌耳因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率其正所當用者然而至於
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天子不純以大雅諸侯不純以小雅
故下鄭分別說之向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又王諸侯歌
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正義曰
鄭既言有上取下就之義因自問而釋之故云何者以發端
也知歌合如此者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
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二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肆夏子使
行人子真問之對曰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使臣弗敢與
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使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
也敢不拜嘉又魯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
也工歌文王大明繇則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以為肆業及之
故不敢拜今伶蕭詠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賜使臣敢不
拜况由此三傳論之天子食元侯歌肆夏也則非元侯者不
得歌之肆夏頌之族類頌下唯有大雅故知於諸侯歌文王
已傳文又言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是諸侯於鄰國之君亦

文王與天子於諸侯同也鄉飲酒燕禮合樂皆降於升歌歌
鹿鳴合鄉樂則知歌文王者當合鹿鳴歌肆夏者當合文王
也故鄭於此差約而知之傳言金奏肆夏此云歌者凡樂之
初作皆擊金奏之春官鐘師以鐘鼓奏九夏論語云始作翕
如也鄭云始作謂金奏晉為穆叔發初歌肆夏故云金奏也
言金奏者始作未必先擊鐘以奏之左傳曰歌鐘二肆是歌
必以金奏之言金奏肆夏亦歌之文王鹿鳴因上有金奏之
文不須復云金奏故直云歌其實文王鹿鳴亦金奏肆夏亦
工歌互言之故知歌肆夏也此歌在堂上故郊特牲曰歌者
在上貴人聲也其台樂則在堂下故儀禮注云合樂謂歌樂
與衆聲俱作明在堂下衆聲也由在堂下輕故降升歌一等
元侯者元長也謂諸侯之長杜預云元侯牧伯也牧伯與上
公則為大國故儀禮注云天子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
准以肆夏頌之族類故以頌言之牧伯為元侯則其餘侯伯
為次國子男為小國非元侯也故摠謂之諸侯故用樂與兩
君相見之樂同儀禮注云兩君相見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
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於次國與小國與此諸侯同也此
先陳天子於諸侯以諸侯於鄰國亦如之彼據傳之正文先
言兩君相見以天子於次國小國亦如之故與此倒也天子
於諸侯摠次國小國為一等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文同

侯番刈殺

詩疏九之一

七

示

則亦摠次國小國為一等則次國相於小國於次國於小國
皆是諸侯於鄰國之君同歌文王合鹿鳴也仲尼燕居云大
饗有四焉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被兩君元侯相於法
也天子於元侯與諸侯不同則元侯相於與諸侯亦異也諸
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同則元侯相見亦與天子於元侯同
不歌四夏避天子也以此明之則言諸侯於鄰國之君無元
侯可知也其元侯於次國小國亦當與諸侯於鄰國同也天
子以大雅而饗元侯歌四夏國君以小雅於鄰國歌文王是
饗賓或上取也○天子諸侯燕羣臣乃聘問之賓皆歌鹿鳴
合卿樂○正義曰燕禮者諸侯燕其羣臣又聘問之賓之禮
也經曰若與四方之賓燕言若以辨異則以燕三羣臣為文
而兼四方之賓也其禮歌鹿鳴合卿樂也諸侯以小雅取燕
羣臣及聘問之賓而合卿樂天子以大雅取燕羣臣及聘問
之賓歌小雅合卿樂是皆為下就也推此則天子於諸侯合
鹿鳴亦在下就之中矣若然前云饗賓或上取上既言天子
饗元侯歌四夏於元侯雖則下之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
於諸侯同歌文王者皆謂饗矣饗賓當上取而言有下就者
以饗賓之中天子於元侯歌四夏諸侯相於歌文王皆為上
取據多言之故鄭屬上取於饗其實饗中以妻下就合鹿鳴
是也言或上取者天子於元侯合文王於諸侯歌文上諸侯

於鄰國合鹿鳴皆是已樂非上取故言或見其不盡上取也
言燕或下就者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歌鹿鳴是已樂非
下就故亦言或察儀禮注云頌為天子之樂則天子自當用
頌矣而謂饗元侯為天子上取者詩為樂王者盡用之但鄭
從凡為鄉樂以上差之使大雅為天子之樂耳故不得以
四夏為上取也此鄭直以差等為說耳不可以已所得用則
為已樂也何者元侯相饗歌頌與天子於元侯同諸侯相於
與天子於諸侯同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文與天子燕羣
臣及聘問之賓同則風雅頌皆為諸侯所用矣豈得皆謂之
為諸侯之樂乎明鄭以等差言之可知矣既以等差定之使
天子定用大雅諸侯定用小雅非此者皆謂之上取下就儀
禮之注盡論詩為樂章之意既以風為鄉樂小雅為諸侯之
樂而大雅之後仍有頌在故因言大雅頌為天子之樂欲明
雅頌盡為樂章所以與此異也必知天子亦有上取者以此
譜文先定言國君天子之用樂即云有上取下就之事明上
取下就亦宜同矣燕禮注云合鄉樂者禮輕者速下諸侯燕
臣子合鄉樂為下就明天子於諸侯合鹿鳴者亦是下就也
諸侯於鄰國之君歌大雅為上取則知天子於元侯歌四夏
亦上取也若然天子諸侯皆有上取下就自由專用之差而
云饗或上取燕或下就似上取下就以饗燕為別者以穆叔

侯番劉校

詩疏九之一

八

余即刊

曰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禮記曰大饗有四為兩君相見之
禮儀禮燕禮是諸侯燕羣臣賓客之禮因此成文故天子諸
侯於國君皆云饗於臣皆云燕所以見尊卑之禮異臣與國
君別其等使上取以饗為文其實國君與臣饗燕皆有向者
周禮掌客職曰上公三饗三燕是天子於諸侯饗燕俱有也
鹿鳴天子小雅而序曰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箋云飲之
而有幣酬即饗所用是天子於羣臣饗燕皆有也左傳曰晉
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饗之又曰晉士文伯如周王與文伯
燕是天子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秋官司儀職曰凡諸公
相為賓致饗食左傳曰公與晉侯燕於河上是諸侯相於饗
燕俱有也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聘禮曰公於賓再饗
一燕是諸侯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左傳曰季子文如宋
致女復命公饗之燕禮燕已之臣子是諸侯自於羣臣饗燕
俱有也國君與臣並有饗燕而鄭異其文見尊卑之禮殊為
上取下就之例耳此因尊卑異其文則其用樂也由尊卑為
差不由饗燕為異此饗燕之文互見耳則饗燕用樂同也且
燕禮燕鄰國聘問之賓歌鹿鳴晉侯饗穆叔歌鹿鳴之二三
辭是其用樂同文也故儀禮注引穆叔之辭乃云然則諸侯
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
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所言用樂與此饗同是天子

諸侯於國君饗燕同樂之事也若然用樂自以尊卑為差等不由事有輕重而升降鄉飲酒燕禮並注云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燕合鄉樂禮者可以逮下以為禮有輕重政上取下就與此不同者彼以燕禮諸侯之禮鄉飲酒大夫之禮工歌鹿鳴合鄉樂故鄭解其尊卑不同用樂得同之意因言由禮盛可以進取禮輕可以逮下所以用樂得同彼三解燕禮與鄉飲酒禮異樂同之意其實不由饗燕有輕重也此用樂之差謂升歌合樂為例其與則燕禮云若舞則酌是諸侯於臣得用頌與此異也又郊特牲曰大夫之奏肆夏自適文子始注云潛諸侯明諸侯得奏肆夏故郊特牲又曰言入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注云賓朝聘者也又大射燕禮初實皆云及庭奏肆夏及周禮注杜了有云賓來奏納夏之樂皆謂實始入及庭未行禮之時與升歌合樂別也此其著略大較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正義曰饗燕用樂皆推禮傳而知事不詳悉是其著明實略其大較見在於書籍也其餘笙間管舞之詩無以言焉由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審也故儀禮注天子約諸侯於國君燕用樂之下云其笙間之篇未詳聞是也案鄉飲酒及燕禮升歌小雅其笙間之篇亦小雅則此笙間之篇宜與所用升歌同而云未詳聞者以其雖知同在小雅大雅仍不知是向篇故曰笙間之篇未得詳

詩卷九之一

九

國語

間也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惡過正之次也○正義曰民勞六月之後其詩皆王道衰乃作非制禮所用故謂之變雅也其詩兼有美刺皆當其時善者美之惡者刺之故云美惡各以其時也又以正詩錄善事所以垂法後代變既美惡不純亦兼采之者為善則顯之令自強不息為惡則刺之使懲惡而不為亦足以勸戒是正經之次故錄之也大雅言民勞小雅言六月之後則大雅盡召旻小雅盡何草不黃皆為變也其中則有厲宣幽三王之詩皆當王號謚自顯雅屬王小雅謚號不明故鄭於下別論之如是則大雅民勞至桑柔五篇序皆云厲王通小雅上之之交雨無正小雅小雅四篇皆厲王時詩也又大雅雲漢至常武六篇小雅自六月及無羊十篇皆宣王時詩也又宣王詩也又大雅瞻卬召旻二篇序言幽王小雅自節南山下盡何草不黃去十月之交等四篇餘四篇唯何人斯大東無將大車小車小雅自六月及無羊十篇序言幽王詩中皆幽王詩也本紀曰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為良夫諫萬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厲王使用事焉王行暴虐國人謗王曰公諫曰民不堪命王怒得緡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三十四年王益嚴虐國人不敢言道路以目王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又諫不聽於是國人不敢出言三年

乃相與叛虜厲王厲王出奔于燕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執
十四年厲王崩於瑤如遷此言厲王積惡有漸三十年而甚
三十四年益虐又三年而出奔三十七年乃流彘也後曰善
六載尸筮云厲王聖而弭謗蕩筮云厲王弭謗擻公不取斥
言王之惡則流彘前事柔而良夫所作也云貪人敗類則
真所諫云蔡夷公專利事同三十年後事兩無正云周宗既
戒靡所止矣則是流彘之後此其可驗者也楚語云衛武公
九十有五矣作懿以自誓韋昭云懿今抑詩則作在平王之時
然檢抑詩經皆指刺王荒耽仍未夫政又言哲人之愚亦維
斯矣則其事在流彘之前弭謗時也韋昭之言未必可信也
民勞召穆公諫王令息京師之民十月之交言后黨專權有
權可專有民可役則事在流彘前也小旻戒王無倫胥以敗
小宛詢王無忝爾所生皆教王為善以導民其事亦在流彘
前矣則厲王小雅兩無正一篇事在大雅之後其餘不可詳
矣厲王大雅事類大同所次之意蓋以王者所以牧民今反
勞苦故先民勞民之所次之意蓋以王者所以牧民今反
反蕩王惡甚焉而即刺王之荒耽柔柔貪人敗善皆為惡
之次故又次焉小雅十月之交以譴自上天小人專恣惡莫
甚焉故以為先由惡之甚致覆滅宗周無所實定故次兩無
正也小旻刺王謀之不臧小宛傷天命之將去論怨嗟小故
侯晉劉校 詩疏九之一

張祐

為次焉小旻箋云所刺列於十月之交兩無止為小故曰小
旻此鄭解篇次之意也前檢小宛謂事在兩無正之先今而
更流彘之後考以詩之大體雖事有在先或作在後故大雅
文武之詩多在成王時作論功頌德之詩可列於後述述其
美則刺過譏失之篇亦後世尚刺其惡本紀又曰宣王即位
二相輔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歸宗周三十九
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於肅氏之戎四十六年宣王崩如遷
此言則宣王自三十九年以前無他過惡雅敗於千畝為始
衰耳而小雅有箴規誨刺其事有漸矣則王衰亦有漸矣皇
甫謚云三十年伐魯諸侯從此而不睦蓋周衰至此而漸也
大雅宣王之美詩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規之篇當在三十年
之後王德漸衰亦答美刺並作不可以限斷也其大雅六篇
小雅自六月至鴻鴈及斯干無羊七篇皆宣王德盛時作其
事多在初年以王承衰亂之弊百事章創任賢使能征伐安
集初則當然亦不可定其年月也自疾潦盡我行其野是王
德衰乃作多在二十九年前之末也自疾潦盡我行其野是王
各不朝宗沔水之等或亦作也而三十九年以前諸侯不睦
衰刺詩為常故宜多也祈父傳曰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羗戎
為敗指此則其餘亦多敗後事也其詩之次大雅以宣王承
亂遇災而懼憂民之本故先雲葉也王既憂憂百姓天下復平

五嶽生佐故次嵩高也神生賢哲王能任用又錫命之故次
武事故次江漢常武也此則先憂百姓次用臣以征伐為後
而小雅與之反以蠻荆獫狁南北交侵急須出兵以匡中國
故先六月采芣也雖俱征伐以六月見侵之急又先采芣以
夷狄既平當脩車甲大會諸侯因蒐狩故次車攻吉日以田
獵征伐之類故使次焉以田獵選車徒會諸侯又盛於從禽
接下故又使車攻先吉日也是以車攻序曰宣王能內脩政
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七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
都言非徒外攘夷狄又復會諸侯於東都是序此篇之意也
既言征伐事終外無兵寇可以安集萬民故次鴻鳴也然宣
王承衰亂之後民先逃散豈得不早安集而待田獵之暇也
明初即安集之得其力用乃平四方耳詩不以事之先後為
次也宣王中興賢君末而德衰衰有其漸故次庭燎美其能
勤因以箴之箴之不改則規正之規而不變則教誨之誨而
不從則刺責之故次沔水鶴鳴祈父也以為王惡漸大故責
正稍深此沔水鶴鳴其作不必在祈父之前但次之以見其
漸耳王既廢其官則賢人逃去故次白駒也賢人既去則知
禮教不行則室家相棄故次黃鳥我行其野也宣王中興之
君不能終始皆善錄者雖兼惡以示戒勸亦責成人之美故

侯者劉校

詩疏九之二

十一

王原

終以斯干考室無羊考牧若言終始之善見仁者之過亦不
甚也斯干說造立宮室寢廟生男女明其始時之事無羊類
之當為同時可知今反在箴刺之下見宣王終始之善明矣
本紀又曰幽王三年變褒姒生子伯服竟廢后及子而以褒
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國人皆怨故申侯與緡西夷犬戎共攻
幽王殺王麗山之下遷山言竟廢后去太子不言廢去之年
月皇甫謐云三年褒入以褒姒自贖時即與緡石父比而諸
申后太子尹氏及祭公導王為非八年竟以石父之譖廢申
后逐太子九年王廢高明而近諛惡使虢公專任於外褒姒
固寵於內王室始騷謐言與遷事相終始則幽王之惡自三
年之後為新八年九年則其極故鄭語云九年王室始騷十
一年而被殺也幽王大雅瞻仰曰哲婦傾城褒姒亂政之事
也召旻云憂國百里王道衰弱之極也序皆云大壞當在八
年之後也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車牽序云褒姒嫉妬
小弁言天子之放逐白華言申后之廢黜魚藻箋云幽王惑
於褒姒乃物失其性此五篇經注皆有惑褒姒黜申后之事
則多在八年之後也其餘則無文可明大局是惡盛之時八
年之後者蓋多矣大雅之次先瞻仰後召旻者武王教紂之
罪云北鷄之晨惟家之索而瞻仰疾婦有長舌維厲之階故
必先也王婦言是用政事荒亂致朝無賢臣土境日蹙故召

曼以閱天下無如召父之臣也其小雅節南山南山以下至何草
不黃其次篇之義蓋以類相聚故楚茨信南山南田大田皆
陳古以刺今其餘次義既無明文不可臆說此三王變雅善
者不純為大雅惡者不純為小雅則雅詩自有體之大小不
在於善惡多少也關雎序曰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
焉有大雅焉此為隨政善惡為美刺之形容以正物也所正
之形容自大小所以為二雅矣故士以盛隆為大雅政治為
小雅是其形容各有區域而善者之體大畧既殊惡者之中
非無別矣詳觀其歎美審察其譏刺大雅則宏遠而疏朗弘
大體以明責小雅則躁急而局促多憂傷而怨誹司馬遷以
良史之才所坐非罪及其刊述墳典辭多慷慨班固曰迹其
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也夫唯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難矣哉又淮南子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
是古之道又以二雅為異區也幽王小雅四十四而大雅惟
二自大體者少也厲王大雅有五而小雅惟四十四而大雅
是小小大不相由也推此而論則二雅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
作者之初自定其體作既有體唯達者識之則容得有小小
無大雅有初自定其體作既有體唯達者識之則容得有小小
但文武成王正經也萬宣幽王變雅以厲王無小雅準此故也
故宋者並存以示二體本自大小異區非徒以意中分也或

詩疏九之一

吳刊

說變雅美詩則政大入大雅政小入小雅刺詩則惡大入小
雅惡小入大雅考之經文殊無其驗何則小旻小宛正青厲
王謀猶回邁不用善道其惡固小於板云下民卒瘁善人載
尸蕩云歛怨以為德綱紀之大壞也瞻印云亂生婦人罪罟
不叔召旻云實靖夷我邦日蹙國百里其惡固當大於鼓鍾
作樂不與德比采綠婦人思夫怨曠也又宣王安集天下之
民征禦四夷之寇其功豈徒比於封一元舅之申伯賜一朝
覲之韓侯哉此類多矣略舉一二足明不以善惡之大小矣
○問者曰常揀閱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詩曰閱之
閱之者閱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
之詩則其彰其罪非閔之故為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
弟之義○正義曰此鄭自問而釋之也周公雖內傷管蔡之
不睦而作親兄弟之詩外若自然須親不欲顯管蔡之有罪
緣周公此志有隱忍之情若在成王詩中則學管蔡之知由管
蔡而作是彰明其罪非為閔之由此故為隱推進而上之文
王之詩因以見文王有親兄弟之義也若云文王能親兄弟
與之燕飲而作此詩似本不由於管蔡然也周公聖人大義
滅親言為隱者亦因此詩以示聖人之法何者以管蔡之罪不
得不誅偏於大義而誅之耳以同氣之親實懷閔傷由此而
為之隱也而序云閱管蔡之失道者以其周公之情欲為之

隱故編次者進而上之是以隱其事序者叙其作之所由不
得而言也武王之詩又無論燕之事若常棣間之則上下非
類而文王之詩上有鹿鳴燕羣臣下有伐木燕朋友故舊則
於其間與之為類因以為文王燕兄弟之詩言文王有親兄
弟之義以為樂歌非謂文王獨能親兄弟其餘聖人不能也
如此譜說則鄭定以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為周公成王時
作王肅亦以為然故魚麗序下王傳曰常棣之作在武王既
崩周公誅管蔡之後而在文王治內之篇何也夫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文武之正雅以成燕羣臣燕兄弟
弟之恩義故內之於文武之正雅以成燕羣臣燕兄弟燕朋
友之樂歌焉是與鄭同也鄭志之說則異於此者答趙商云
於文武時兄弟失道有不和協之意故作詩以感切之至成
王之時二叔流言作亂罪乃當誅悔將何及未可定此篇為
成王時作趙商據魚麗之序而發問則於時鄭未為譜故說
不定也言未可定此篇為成王時也○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也獨
此譜則決定其說為成王時也○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也獨
無刺厲王曰有馬十月之交兩無正小雅之詩是也漢
興之初師移其第耳○正義曰詩皆臣下所作故云小雅之
臣也知漢興始移者若孔子所移當顯而示義不應改詩為
幽此既厲王之詩錄而序焉而更不依次明為序之後乃移

僕番劉氏

詩疏九之一

十三

王元保

之故云漢興之初也十月之交箋云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
改之耳則所云師者即毛公也自孔子以至漢興傳詩者眾
矣獨言毛公移之者以其毛公之前未有篇句詁訓無緣輒
得移改也毛既作詁訓判定先後事必由之故獨云毛公也
師所以然者六月之詩自說多陳小雅正經廢缺之事而下
句言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則謂六月者宣王北
伐之詩當承菁菁者莪後故下此四篇使次正月之詩也亂
甚焉既移文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正義曰言
亂其者謂正月之下以惡相從也言刺幽王亦過矣者謂寄四篇
於幽王詩中又改厲為幽有言幽王亦有厲王過惡故也六
月之序所以多陳正經廢缺者以聖賢垂法因事寄意厲王
暴虐傾覆宗周廢先王之典刑致四夷之侵削今先王起衰
亂詩四夷序者意其然所以詳言事若云厲王廢小雅之道
以致交侵宣王修小雅之道以興中國見用舍存於政興廢
於人也若然序者示法其意深矣毛公必移之者以宣王征
伐四夷興復小雅而不繼小雅正經之後頗為不次故移之
於小雅廢而更興中國衰而復盛亦大儒所以示法也據此
六月之序若其上本無厲王四篇之詩則六月自承正經之
美無為陳其廢缺矣明於其中躡衰亂之王故也是以鄭於

十月之交箋檢而屬焉。○鹿鳴之什。○正義曰：周禮小司徒職云：五人為伍，五人謂之伍，則十人謂之什也。故左傳曰：以什共車，必克然則什伍者，部別聚居之名風。又商魯頌以當國為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不可混併，故分其積篇，每十為一卷，即以卷首之篇為什。長卷中之篇皆統為言，鹿鳴至魚麗凡十篇，其忽各之是鹿鳴之什者，純詩言四壯之篇，等皆鹿鳴之什中出，故樂師注云：徹者，歌雍雍，雍在頌，臣工之什，言雅篇在臣工之什中，是卷首之篇為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南陔下箋云：毛公推改什首，遂通耳。此下非孔子之舊，則什首之目，孔子所定也。以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以明於時，有所判定，篇卷之目，是孔子舊矣。知以非者，以南陔等六篇，子夏為序，當孔子之時，未宜次在什中，今云詩之下，乃云有貝義而正其辭，置之什外，不在數中，明非孔子之舊矣。本月之交等四篇，在六月之上，則孔子什首，南陔復為第一，形弓為第三，鳴鶴為第四，節南山為第五，北山為第六，桑扈為第七，都人士為第八，以下適十篇通及大雅與頌，皆其舊也。蕩及閔予小子，皆十一篇者，以本取十篇為卷，一篇不足為別首，故附於下卷之末，亦歸餘於終之義。毛公推改什首，魚藻十四篇，亦同為卷，取法於大雅與頌也。若然，則鳴鶴之什，乃仍孔子之舊言，非著以毛公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志在推改而鳴鶴，偶與舊合，非毛意，故存之也。必知今之什首，毛公推改者，以毛公前出大儒，自作詩訓，篇端之序，毛所分置十月之交，毛所移第，故知什首亦毛所推改也。言以下非孔子之舊，則以之什始自孔子所為，然孔子以前詩篇之數，更多於今，答者無紙，昔用簡札，必不可數，十之篇，其為一卷，明亦分別可知，既分為卷，固當以十為一，則已有之什也。但孔子論詩，省夫煩重，更以在者為什，故云孔子之舊，不必孔子以前無之什也。為此之什者，以其篇數積多，故分每十為卷，則不滿十者，無之什矣。今魯頌四篇，商頌五篇，皆不滿十，無之什也。或有者，承此雅頌之什，之後而誤耳。何者？商魯非周詩，猶國風之類，以國為別，假令過十以上，亦不合。今况不滿十篇，明無所用於之什也。

附釋音毛詩江疏卷第九 五之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

九之三

三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飲於鴛反。注同。食音嗣。注同。筐立房反。篚音匪。侑音又。心矣。正義曰。作鹿鳴詩者。燕羣臣嘉賓也。言人君之於羣臣嘉賓。既設饗以飲之。陳饌以食之。又實幣帛於筐篚而酬侑之。以行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佩荷恩德。皆得盡其忠誠之心。以事上焉。明上隆下。報君臣盡誠。所以為政之美也。言羣臣嘉賓者。羣臣君所饗燕。則謂之賓。序發首云。燕羣臣則此詩為燕羣臣。而作經無羣臣之文。然則序之羣臣。則經之嘉賓。一矣。故羣臣嘉賓。並言之。明羣臣亦為嘉賓也。案燕禮云。大夫為賓。則實唯一人而已。而云羣臣皆為嘉賓者。燕禮於客之內。立一人為賓。使宰夫為主。與之對行禮耳。其實君設酒。設羣臣皆在。君為之主。羣臣摠為賓也。燕禮云。若與四

侯者劉校 詩疏九之三 全元寶

方之賓燕則迎之于大門內四方之賓唯迎之為異其燕皆與臣同則此嘉賓之中容四方之賓矣故鄉飲酒燕禮注云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脩德之樂歌是也知序之嘉賓不唯指四方之賓者以此詩為燕羣臣而作經序同云嘉賓不得不為羣臣則序之嘉賓亦為羣臣明矣且序云盡心傳曰竭力是已之臣子可知燕禮者使反有功與羣臣樂之之禮文王之與臣也本自隆恩不必由使出有功乃燕之也言既飲食之則饗食並有獨言燕羣臣者以食禮無酒樂饗以訓恭儉非於臣子所樂之義經言式燕以教和樂且耽此詩主於忻樂故叙以燕因之而後兼言饗食也既飲食之章首二句是也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承首是將是也忠臣嘉賓得盡其心者序者因言君有恩惠可以得臣之心摠美燕樂之事於經無所當也序上言羣臣後言忠臣者見臣象燕賜乃能盡忠故變文以見義。箋飲之至侑幣。正義曰此解飲食而有幣帛之意言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故皆有幣也飲食必酬侑之者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云公受宰夫束帛以有注云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為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故其深安賓也是禮食用幣之意也饗禮云準此亦為安賓而酬之焉案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

注云君不親食謂有疾病及他故必致之者不廢其禮又曰致饗以酬幣亦如是是親食有侑幣不親食則以侑幣致之然則不親饗以酬幣致之明親饗有酬幣矣故知飲之而有幣謂酬幣也鄭必知飲為饗者以飲食連文若飲食為饗則食禮不主於飲若飲為燕禮不宜文在食上且饗食相對之物有食不宜無饗郊特牲云飲養陽氣故饗禘有樂是饗有飲故知此飲謂饗也彤弓箋云大飲賓曰饗大行人注云饗謂設盛禮以飲賓聘禮注云饗謂享大牢以飲賓皆以飲為饗禮也其幣所用公食大夫用束帛以侑其酬幣則無文故聘禮注云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所用未聞也禮幣用束帛乘馬亦不是過是饗所用幣無正文也禮幣用束帛乘馬謂聘享之幣聘享止用束帛乘馬而已侑幣又用束帛故云亦不是過言諸侯於大夫酬幣不過是也其天子酬諸侯及諸侯自相酬仍不必用束帛乘馬故聘禮注又引禮器曰琥黃爵蓋天子酬諸侯也必疑琥璜為天子酬諸侯之幣者以璜璜非爵名而云爵明以送爵也食禮無爵可送則璜璜饗酬所用也謂饗時酬賓以琥璜將幣耳小行人合六幣璜以繡璜以黼則天子酬諸侯以黼繡而璜璜將之既天子饗諸侯之酬幣與諸侯異則食禮天子侑諸侯其幣不必束帛無文以言之此唯言饗食之幣不言燕幣燕禮亦當有馬但今

儀禮

詩疏九之二

二

三

燕禮唯有好貨無**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興也苹萍也鹿得萍呦呦

然鳴而相呼懇誠發平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箋云苹蘋蕭○呦音幽苹音平萍本又作萍薄丁反江東謂之薄藻音瓢扶遥反懇○我有嘉賓鼓瑟吹笙苦狼反樂音岳又音洛賴音賴○

吹笙鼓簧承筐是將

簧笙也吹笙而鼓簧矣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箋云承猶奉也

書曰**篚厥玄黃○簧音黃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周至行道也箋云示當作寘寘置也周行

周之列位也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已維賢是用○好呼報反注同示毛如字鄭作寘之

字鄭胡鄭反**呦呦**是鹿鳴所以為此聲者鳴而相呼食野中

之苹草言鹿既得苹草有懇篤誠實之心發於中相呼而共

食以與文王既有酒食亦有懇篤誠實之心發於中召其臣

下而共行饗燕之禮以致之王既有懇誠以召臣下臣下被

召莫不皆來我有嘉善之賓則為之鼓其瑟而吹其笙吹笙之時鼓其笙中之簧以樂之又奉筐篚盛幣帛於是而行與

之由此燕食以享之瑟琴以樂之幣帛以將之故嘉賓皆變

好我以敬賓如是乃輸誠矣示我先王至美之道也鄭唯
下二句為異言已所以召臣燕食琴瑟幣帛愛厚之者由
已臣下之賢所宜燕饗所以然者以本已用官之法要須人
之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我周之列位非善不用維賢是
與故臣下皆賢已由是當享食之○傳鹿得至成禮也○正
義曰懇誠發乎中者以鹿無外貌矯飾之情得草相呼出自
中禮是其懇誠也必取懇誠為與者人君富有位位位出
下禮有饗燕之道公法不得不設忠誠嘉樂實為至少故取
懇誠以為喻言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言人君
嘉善愛樂其賓客而為設酒食亦當如鹿有懇誠自相招呼
其臣子以成饗食燕飲之禮焉以鹿呼同類猶君呼臣子也
定本成禮作盛禮也或以為兩鹿呼喻兩臣相招呼為羣臣
相呼以成君禮斯不然矣此詩主美君懇誠於臣非美臣相
於懇誠也若君有酒食臣自相呼財非已費何懇誠之有故
鄭駁異義解此詩之意云君有酒食欲與羣臣嘉賓燕樂之
如鹿得苹草以為美食啣啣然鳴相呼以款誠之意盡於此
耳據此是君召臣明矣○箋羊賴蕭○正義曰釋草文郭璞
曰今賴蒿也初生亦可食陸機疏云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
肥始生香可生食又可炙食是也易傳者爾雅云苹萍其大
者為蘋是水中之草召南采蘋云于以采蘋南澗之濱者也

侯番劉校

詩疏卷之三

三

吳一

非鹿所食故不從之○傳筐篚至弊帛○正義曰序云以將
其厚意則將為行厚意此云行幣帛與賓即主人行厚意於
賓之義也○箋書曰厥篚玄黃○正義曰箋以筐篚得盛幣
帛之意也今禹貢止有厥篚玄纁之文而鄭禹貢注引亂征
曰篚厥玄黃則此所引亦為亂征文鄭誤也當在古文武成
篇矣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尚書故不同耳○傳周至行道
○正義曰王肅述毛云謂羣臣嘉賓也夫飲食以享之琴瑟
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能好愛我好愛我則示我以美之
道矣○箋示當至是用○正義曰中庸云治國其如示諸掌
注云示讀如實之河干之實實置也是示實聲相近故誤為
示也言以德善我者謂賢人有德以德能輔君使之遷善是
以德施善於我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已維賢是用不間
其親疏朝無不賢之臣故所饗燕而樂之也易傳者以其上
下皆曰嘉賓此獨言人明有異也又大東卷耳並有周行之
文皆為周之列位此不得異且下云視民不悅乃作視字此
則為示明其不同古者實示同讀故改從實也且此篇聖君
賢臣講道之樂觀其垂法道教弘深非直燕曰話言而已明
是據今嘉賓本其賢德由其先有善德置之於宮緣此皆賢
所以燕饗此章本其賢二章言其吻吻鹿鳴食野之高
法上下相副於義為長故易傳也吻吻鹿鳴食野之高

蒿散也。○蒿呼毛反。散去刃反。字耳。我有嘉賓，實德之日。孔

昭視民不怵君子是則是儆。法儆也。儆云德之日先王

道德之教心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也。然酒之禮，於禮

嘉賓之誨先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之不偷於禮。

義是乃君子所法。故言其賢也。○視音示。我有旨酒，嘉

賓式燕以敖。敖遊也。疏。我有至以敖。○正義曰。文王

有嘉賓，斷其燕樂，至於旅酬之時，語先王崇德之。○明以

此嘉賓所語示民，民皆象之。不偷薄於禮義。又此實之。德音

不但可示民而已。是乃君子於是法則之。於是儆也。嘉賓

之賢如是，故我有旨美之酒，與此嘉賓用之。燕散以時遊也。

○傳。蒿散。○正義曰。釋草。又孫炎曰。荆楚之間，謂蒿為

璞。曰。今呼為青蒿。香中炙啖者為散。陸機云。蒿青者。散。郭

璞之間，沙南波陰皆云散也。本或云。牡散者，牡衍字。牡

是。對非。意也。與。寥。我。傳。相。跡。而。誤。耳。○箋。視。古。至。是。正。

義曰。古之字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後世而作字異。

目視物與示。傍見示人物作單示字。由是經傳之中，相與示

字多相雜亂。此云視民不怵，謂以先王之德音示下民。當作

小示字。而作視字，是其與古字異義。殊故鄭辨之。視古示

字也。言古作示字，正作此視。辨古字之異於今也。禮記云。幼

子常視無誑。注云。視今之示字也。言古視字之義。正。南。公。之

示字。同言今之字異於古也。士昏禮曰。視諸衿。擊注云。示之

以衿。擊者皆託戒使識之也。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

言示之。以衿擊亦宜作示。而古文儀禮作視字。於今。視作

非怵也。是則是儆。云德之日先王

道德之教心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也。然酒之禮，於禮

嘉賓之誨先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之不偷於禮。

義是乃君子所法。故言其賢也。○視音示。我有旨酒，嘉

賓式燕以敖。敖遊也。疏。我有至以敖。○正義曰。文王

有嘉賓，斷其燕樂，至於旅酬之時，語先王崇德之。○明以

此嘉賓所語示民，民皆象之。不偷薄於禮義。又此實之。德音

不但可示民而已。是乃君子於是法則之。於是儆也。嘉賓

之賢如是，故我有旨美之酒，與此嘉賓用之。燕散以時遊也。

○傳。蒿散。○正義曰。釋草。又孫炎曰。荆楚之間，謂蒿為

璞。曰。今呼為青蒿。香中炙啖者為散。陸機云。蒿青者。散。郭

璞之間，沙南波陰皆云散也。本或云。牡散者，牡衍字。牡

是。對非。意也。與。寥。我。傳。相。跡。而。誤。耳。○箋。視。古。至。是。正。

義曰。古之字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後世而作字異。

目視物與示。傍見示人物作單示字。由是經傳之中，相與示

字多相雜亂。此云視民不怵，謂以先王之德音示下民。當作

小示字。而作視字，是其與古字異義。殊故鄭辨之。視古示

字也。言古作示字，正作此視。辨古字之異於今也。禮記云。幼

子常視無誑。注云。視今之示字也。言古視字之義。正。南。公。之

示字。同言今之字異於古也。士昏禮曰。視諸衿。擊注云。示之

以衿。擊者皆託戒使識之也。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

言示之。以衿擊亦宜作示。而古文儀禮作視字。於今。視作

非怵也。是則是儆。云德之日先王

王道德之音其實能語先王之德音即是實有孔昭之明德何者非孔昭之明德者不能語先王德教使之甚明也

呦鹿鳴食野之芩芩草也。芩其今反說。我有嘉

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湛樂之義。和樂音洛注下皆。

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夫不安也。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夫不能

則嘉賓不能竭其力。夫不音符。疏傳芩草。正義曰

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麩為草貞實牛馬亦喜食之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於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文王為西

伯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臣以王事注來於其

職於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之。四牡茂后反勞力報反

篇末注同使所吏反注疏四牡五章章五句至說矣。正

皆同說音悅樂音洛。疏義曰作四牡詩者謂文王為西

侯番劉校詩疏九之二五朱鑑

伯之時令其臣以王事出使於其所職之國事畢來歸而王

勞來之也言凡臣之出使唯恐其君不知已功耳今臣使反

有功而為王所見知則其臣忻悅矣故文王所述其功苦以

勞之而悅其心焉此經五章皆勞辭也其有功見知則悅矣

摠述勞意於四牡駢駢周道倭遲駢駢行不止之貌周

歷遠之貌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故周公作樂以

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駢芳非反倭本又作委於危反遲

朝直遙反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固也思

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清忠也箋云無私恩非

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

事。監音古疏四牡至傷悲。正義曰此使臣既還文王

思息嗣反。勞之言汝使臣本乘四牡之馬駢駢然行

而不止在於岐周之道倭遲然歷此長遠之路甚疲勞矣使

臣當爾之時其言曰我豈不思歸乎以王家之事無不堅固

我當從役以堅固之故義不得廢我心念思父母而傷悲言

我知汝之如是也。傳駢駢至世法。正義曰以此勞使臣

之辭思慰其勞苦故以駢駢為行不止之貌少儀曰車馬之

容駢駢翼翼雖行不止不廢其容駢駢也又二章傳曰嘽嘽

喘息之貌卒章傳曰駸駸貌皆稱其疲苦以勞力之故傳曰
馬勞則喘息是也知周道為岐周之道者以時亦稱王仍在
於岐故也又解文王所以使臣者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使
之朝聘於紂是故使臣於諸侯也言使臣於諸侯者正所以
率撫之也左傳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是率諸侯使朝
聘之事也文王率諸侯使朝聘耳非謂令此使臣自聘紂或
以經云王事謂此使臣聘紂而反知不然者以此經序無聘
紂之事傳言率諸侯朝聘於紂不言自遣人聘也若其自遣
人聘安得連朝言之豈勞使臣之聘而言身自朝也又序下
箋云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是使臣行於所職之國非適
天子之都也言王事者以行役使出是王者常事即非適三
畿也故鷄羽杖社皆言王事靡盬非聘天子之事不得以三
事之文便謂天子矣言周公作樂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所
謂今鄉飲酒燕禮皆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禮是周公所
制法後世常歌是為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定本云作此為
文王之道無周公歌三字然鹿鳴皇皇者華皆歌之獨於此
言者卒中以明上下○傳思歸至王事○正義曰傳以靡盬
為公義故以思歸為私恩以我心傷悲出自其情故曰情思
箋以傳言不備故贊之云無私恩非孝子無公義非忠臣故
情思即私恩王謂念憶父母下章云不遘啓處將父母是也
箋以傳言不備故贊之云無私恩非孝子無公義非忠臣故

五德十二年 卷之九 六 元善

鄭鄉飲酒燕禮注皆云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
忠孝之至是也思歸而不歸者以君子不以私害公故又引

公羊傳不以家事辭王事以證之焉集注及四牡駉駉

定本皆無箋云兩字又定本思息作私息○四牡駉駉

嘽駉馬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駉○嘽

又作髦音毛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遘啓處遘暇啓跪

受命舍幣于祊乃行○跪求毀反郭疏傳臣受至乃行○

巨凡反沈堪彼反舍音釋祊乃禮反疏正義曰案聘禮云

命使者使者許君不許乃退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注云告

為君使也又曰釋幣于行遂受命遂行注引曲禮曰凡為君

使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臣出使舍幣乃行之事也然聘

禮既釋幣於祊於行乃云遂受命在釋幣之後此云臣受命
舍幣於祊似受命在釋幣前者此云受命謂聘禮命使者使
者許君不許受此被遣將使之命其事在釋幣前也聘禮又
云遂受命者謂受君言語聘彼之意與此臣受命者別
也引此者證不遘啓處言臣受命即行是不遘啓處也

翩者騅載飛載下集于苞栩騅夫不也箋云夫不

言云是用作此詩之歌者以此實意所欲言君勞而述之終
遂為歌據今詩歌以本之故謂其所欲言為作歌也凡詩述
序人言以為歌詩本其言皆曰歌下云歌采薇以遺之此序
箋云陳其功苦以歌樂之皆當時直言非歌也後為詩人歌
故云歌耳又申傳尊親之意言人之思思親者毋之慈恩
實親多於父文王述使臣之意再言將毋亦其臣情之所欲
故再言之也易傳者首章云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又連我心是述使臣之辭矣類此而推則是用作歌將毋來
論亦序使臣之意既序使臣之意明是用作歌為使臣作此
詩之歌其來論不得不為告也猶君子作歌維以告哀是作
歌所以來告不得為念也然臣有勞苦患上不知今君勞使
臣言汝曰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是明已知其功探情以勞之
所以為悅序曰有功而見知則悅矣此之謂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

光華也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延其譽於四方則為不辱命也○使所更反注下並同不辱命一本作不辱

侯齊劉校 詩疏卷之二 蔡順刊 八

君疏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至光華○正義曰作皇皇者

命疏華詩者言君遣使臣也君遣使臣之時送之以禮樂
教以若將不及驅馳而行於忠信之人咨訪於五善言臣出
使當揚君之美使遠而有光華焉送之以禮樂即首章下
句盡卒章是也此謙虛訪善直為禮耳而并言樂者以禮樂
相將既能有禮敏達則能心和樂易故兼言焉言遠而有光
華即首章上二句是也經序倒者經以君遣使臣主勅使有
光華所以得光華者當驅馳訪善故為此也序以言本送
之以禮樂欲使之遠有光華為文之勢故與經不同也知遠
而有光華亦是君所戒辭者以首曰皇皇者華而云君遣使
臣則知此辭亦君所勅遣也且一篇之詩獨二句非君遣之
辭於文不體也文王之臣非不能奉命有光華但此聖君之
詩垂示典法君能成遣使臣所以臣無辱命白圭呈者華
主美君遣明是君之所勅非說臣之自能矣
于彼原隰皇皇猶煌煌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忠臣奉
色箋云無遠無近維所之駢駢征夫每懷靡及
則然○煌音皇又音晃駢駢征夫每懷靡及
之貌征夫行人也每雖懷和也箋云春秋外傳曰懷私為每
懷也和當為私衆行夫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以相

留則於事將無所
及。○駢所中反。使皇皇至靡及。○正義曰此述文王造

木之華於彼原之與際者煌煌而光明不以高下而易其色

也言以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於彼遐之與邇皆

使光揚不以表近而易其志也。○駢駢衆多之行夫受命當

速行每人懷其私以相稽留則於事無所及矣既不稽留恐

無所及故當速行驅馳訪善也。○傳皇皇猶煌煌。○正義曰

東門之揚曰明星煌煌此猶彼也。○華色煌煌為宜故猶之

而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王肅以為下傳所言覆

說此也故述毛云使臣之行必有上介衆介雖多內懷中和

之道猶自以無所及是以驅馳而咨諏之。○箋春秋至所及

○正義曰鄭之此說亦述毛也但其意與王肅異耳案魯語

穆叔云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臣聞之曰懷私為

每懷是外傳以為懷私故鄭引其文因正其說云和當為私

為和設也鄭必當為私者晉語姜氏勸重耳之辭曰駢駢征

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不及况其縱欲懷安

將何及乎西方之書有之云懷與安實病大事鄭詩曰仲可

懷也鄭詩之旨吾從之矣觀此首語之文及鄭詩之意皆以

懷為私懷之義明魯語所亦當為懷私不得為和也鄭所以

侯香則表

侯香則表

八詩疏之二

九

兼起

引外傳而破之者以毛傳云懷和是用外傳為義故引而破

之言毛氏亦為私也如鄭此意則傳本無每雖二字若每為

雖縱使變和為私亦不得與毛同也此既改傳和當為私下

復解傳中和為忠信為之終始亦說明其不異毛也蓋鄭所

據者本無每雖後人以下傳有雖有中和之言下篇每有良

朋之下有每雖之訓因而加之也定本亦有每雖又傳以駢

駢為衆多征夫為行人故箋申之言衆行夫既受命當須速

行若每人各懷其私意以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言其將

廢失君命後於事機也此實使臣謂之行夫者猶春秋以使

者為行人也君遣使一人而已而云衆行夫者使海上介衆

介懲戒勅之非一故言衆也案聘禮謂使受命於君唯上

所聘之意或國之密事唯使與上介受之故衆介不與聞命

至君遣使臣臨塗戒勅雖衆介亦在也如是則衆介亦云征

夫捷捷每懷靡及箋為仲山甫戒之與此不同者彼非君

遣使臣之歌述美仲山甫之德觀其文勢故與此異耳

我

馬維駒六轡如濡

音俱本亦作驕濡如朱反載馳載

驅周爰咨諏

忠信為周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箋云

忠信為中和鄭據成文轉之為忠信也知五者皆於周咨焉故云
也度也詢也者以左傳穆叔先解此五事乃曰臣獲五善故
知此為五者也言維得此於忠信之人者皆於周咨焉故云
得之咨出於已非出於彼同云得者由遇彼賢所以得之故
亦為得之於忠信也雖得此五者猶當云已無所及於事則
成六德言慎其事也韋昭云六德謂諫也謀也度也詢也咨
也周也察周者彼賢之質不當以周備數也傳云自謂無所
及成於六德箋申傳說言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
德然則箋傳之意以自謂無所及於事是謙虛謹慎以之為
一通彼五者為六德不與韋昭同也鄭之此說替成毛義故
鄭志張遠問此箋云中和謂忠信每懷靡及箋云懷私為每
懷和當為私而此言忠信愚意以乖也答曰非也此周之忠
信也已有五德復問忠信之賢人問意以傳言雖有中和自
謂無所及謂出於每懷靡及而來箋以破和為私則無復有
中和之事今又言中和故怪而問之鄭答曰非也謂此中和
非上每懷也此自是周忠信也言中和者義出於周不出於
每懷也由此言之則張遠亦不知箋轉和以申毛意謂鄭破
和而非傳故有此問鄭答曰非是鄭不易毛也但毛傳質略
事之義遠未知鄭之此說上當毛意以否要以觀其合意及
箋意必當然也三肅以毛傳云雖有中和者即上每懷懷和
侯齊劉校 詩疏九之三 二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周

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召公為作此詩而歌之以
親之○常棣大計反字林大內反召上照反為作于偽反○
疏常棣八章章四句至棣焉○正義曰作常棣詩者言燕
兄弟也謂王者以兄弟至親宜加恩惠以時燕而樂之
周公述其事而作此詩焉兄弟者其父之親推而廣之同姓
宗族皆是也故經云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則遠及九族宗族
非獨燕同懷兄弟也序又說所以作此燕兄弟之詩者周公
閔傷管叔蔡叔失兄弟相承順之道不能和睦以亂王室至

於被誅使已兄弟之恩疏恐天下見在上既然皆疏兄弟故
作此常棣之詩言兄弟不可不親以敦天下之俗焉此序序
其由管蔡而作詩意直言兄弟至親須加燕饌以示王者之
法不論管蔡之事以管蔡已缺不須論之且所以為隱也此
經八章上四句言兄弟光顯急難相須五章言安寧之日始
求朋友以明兄弟之重至此上論兄弟由親所以燕之六章
始說燕饌即充此云燕兄弟也燕饌禮異饌以非常事燕主
歡心故言燕以燕饌卒章言室家相宜由於燕好取其首尾
相成也。箋周公至親之。正義曰此解所以作常棣之意
咸和也言周公閱傷此管蔡二叔之和睦而流言作亂用
兵誅之致令兄弟之恩疏恐其天下見其如此亦疏兄弟故
作此詩以燕兄弟取其相親也此常棣是取兄弟相親之詩
至厲王之時棄其宗族又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為是之故
又重述此詩而歌以親之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聞於
牆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以親兄弟也
但召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之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
親之耳故鄭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所云誦古
指此召穆公所作誦古之篇非造之也此自周公之事鄭輒
言召穆公事因左氏所論而引之也左傳曰王怒將以狄伐
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

侯齊列校

詩疏九之二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
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
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之有懿德如是猶曰莫如兄弟故
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莫如親親故以
親弔周召穆公亦云是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公作詩之事
也檢左傳止言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封建親戚不言為恩
疏作常棣下云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糾合宗族於成周而
作常棣則周公本作常棣亦為糾合宗族可知但傳文欲詳
之於後故於封建之下不言周公作常棣耳未言召穆公亦
云明本常棣是周公之辭故杜預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
言亦云是也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左傳言弔二叔之不咸
言雖異其意同弔傷也二叔即管蔡也不咸即失道也實是
一事故鄭引之先儒說左傳者鄭衆賈逵以二叔為管蔡馬
融以為夏殷之叔世故鄭志張逸問此箋云周仲文以左氏
論之三辟之興皆有叔世謂三代之末即二叔宜為夏殷末
也答曰此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耳又此序子夏所為親受聖
人足自明矣問者以昭六年左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
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
彼叔世者謂三代之末世也則言二叔者亦宜為夏殷之末
世故言有周仲文蓋漢世儒者也以為二叔宜為夏之末不

得為管蔡故問之鄭答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謂鄭賈之說也
又左傳論周公弔二叔之不成而作常棣此序言閔管蔡之
失道故作常棣之意則此云管蔡即傳言云二叔
可知故云此序子夏所作親受聖人自足明矣○常棣之

華鄂不韡韡 韡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
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

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古聲不拊同○鄂五各反
不毛如字鄭改作拊方于反韡韡韡鬼反常棣棣也本或作常

棣棣音以支反又是芳反按爾雅云唐棣移常棣棣作棣者
亦不拊音如字又芳浮反二聲相近

也拊亦作跗前注同一云不亦方于反**凡今之人莫如**

兄弟 常棣之言為今也箋云閔常棣之言始閔常棣
常棣至兄弟○毛以為常棣之木華鄂鄂然外發之時豈不

韡韡而光明乎以衆華俱發實韡韡而光明以興兄弟衆多
而相和睦豈不強盛而有光暉乎言兄弟和睦實強盛而有

光暉也兄弟和睦則強盛如是然則凡今時天下之人欲致
此韡韡之盛莫如兄弟之相親言兄弟相親則致榮顯也○

鄭以為華下有鄂鄂下有拊言常棣之華與鄂拊韡韡然甚
侯齊劉毅

詩疏卷之三

劉大猷

光明也由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承覆故得韡韡然而
光明也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然則凡今時

之人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棣釋木文也舍人曰常棣一名棣郭璞曰今閩西有棣

樹子如櫻桃可食是也與此唐棣異木故爾雅別釋鄂猶鄂
鄂者以華之狀宜言鄂鄂故重言之言外發也謂華聚而發

於外也韡韡華之貌華非一色故云光明靜女云彤管有煒
文與形連故云煒赤貌王述之曰不韡韡言韡韡也以興兄

弟能內睦外禦則強盛而有光耀若常棣之華發也○箋承
華至拊同○正義曰以鄂文承華下故為承華曰鄂也又古

聲不拊同不在鄂下宜為鄂足故知當作拊拊為鄂足也以
鄂足比於弟華比於兄鄂既承華文與拊連則鄂拊同此弟

也言鄂足得華之光明是弟得兄榮也又曰恩義之顯亦韡
韡然則兄亦得弟之助兄弟之相佐猶華鄂之相承覆也易

傳者以華之外發取衆多為義末若取相承覆為喻詳理切
近故不從毛也○傳聞常棣之言為今○正義曰傳以兄今

者多對古之補故辨之既聞常棣之說則知兄弟宜相親故
以聞常棣之言為今謂從今以去宜相親也王述之曰管蔡

之事以是而為常棣**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威畏懷思
之歌為來今是也

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原際哀矣兄弟求矣也求

甚相思念。怖音布反。原際哀矣。兄弟求矣。疏

矣。言求兄弟也。箋云原也。焮也。以相與聚居之故。故能定。疏

下之名。猶兄弟相求。故能立。焮之名。哀薄侯反。疏

死喪至求矣。正義曰。言兄弟之恩至厚。有死喪可畏怖之

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餘人則不能也。兄弟相念。如是則

當求以相耽。不得疏也。原與焮同。聚矣。猶兄弟相求矣。原

以雲居之。故能定。高下之名。兄弟以相求之。故能立。焮

以相半矣。有今在原兄弟急難。行則搖。不能自舍。耳

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箋云。雖渠水鳥而今在原。天且

常處。則飛則鳴。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難。春井益

反。亦作。則。又作。鷺。皆同。今音零。本亦作。鷺。同。難。如。每有良

字。又乃。三反。庄。同。括。音。遙。又。餘。照。反。處。昌。慮。反。每有良

朋况也。永歎。况。茲。永。長。也。箋云。每有。雖也。良善也。當急難

或作。兄。林也。嘆。吐。丹。反。疏。脊。今。至。水。嘆。正義曰。脊。今。者

之。吐。且。反。以。揚。上。頤。疏。水。鳥。當。居。於。水。今。乃。在。於。高。原

之。且。夫。其。常。處。也。然。脊。今。既。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

能。性。於。此。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也。唯。長。嘆。而。已。不

能。相。救。言。朋友。之。情。甚。而。不。知。兄弟。是。宜。相。親。也。傳。脊。今

臣。急。難。正義曰。脊。今。雖。渠。釋。鳥。文。也。郭。璞。曰。雀。屬。也。陸。機

云。大。如。鷓。雀。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

鳥。是。脊。今。飛。則。鳴。也。脊。今。既。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

身。不。能。自。舍。以。喻。兄弟。相。救。於。急。難。亦。不。能。自。舍。然。而。此。經

疏

每

每

每

每

每

每

每

每

每

每

疏

兄弟至無式。正義曰兄弟之親不能相遠言兄弟或

心合意外禦也人之侵侮於此他人侵侮之時雖有善同門

不見之雖友也云良朋者以大名言之其實同志之友故下章

曰不如友也論語云有朋自遠方來亦其朋者也散文朋友

通也定本經御作禦訓為禁集注亦然俗本以博德為御爾

友生

兄弟尚恩怡怡然朋友以義切切然箋云平猶正也

疏

無急難則當與朋友交切切磋琢磨則友生急。切切然定本

勸以道朋友之交則以義其聚集切切節節然相勸競以道

德相勉勵以立身使其日有所得故兄弟不如友生也切切

節節者相切磋切磋勉勵之貌論語云朋友切切德德兄弟怡怡

爾燕豆飲酒之飲

儻陳飲私也不脫屣升堂謂之飲箋

則有飲禮焉聽朝為公。儻

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會曰和孺屬也王與親戚燕則尚毛箋云九族從已上至高

疏

相親故此章言王者親宗族也王有大疑非

常之事與宗族私議而圖之其時則陳列爾王之筵豆為飲

酒之飲禮以聚兄弟宗族為好焉為此飲及燕禮之時兄弟

既已具集矣九族會聚和而甚所樂且復骨肉相親屬也言

由王親宗族故宗族亦自相親也。傳飲私至之飲。正義

曰飲私釋言文孫炎曰飲非公朝私飲飲酒也周語每二公立

飲又曰立成禮燕而已飲既為私不在公朝在露門內也酒

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是燕由坐而脫屣明飲立則不脫矣故

云不脫屣升堂謂之飲。箋私者至為公。正義曰此解飲

為私之意也以私在露寢堂上故謂之私若聽朝則為公事

正義曰兄弟之親不能相遠言兄弟或心合意外禦也人之侵侮於此他人侵侮之時雖有善同門不見之雖友也云良朋者以大名言之其實同志之友故下章曰不如友也論語云有朋自遠方來亦其朋者也散文朋友通也定本經御作禦訓為禁集注亦然俗本以博德為御爾雅無訓疑俗本誤也。博闕很。正義曰很者忿爭之名故曲禮曰很母。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

所謀矣明圖非常議大疑而為飲禮也周語曰王公立飲則
有房丞親戚燕饗則有穀丞又曰飲以顯物燕以合好則飲
燕禮異序曰燕兄弟此陳飲者圖非常議天疑乃有飲禮則
飲大於燕燕亦王於族親之禮故陳之示親親也飲禮則
其大疑則婦人不與立以成禮則不必和樂下章云妻子合
好此傳曰王與族人燕則尚毛以此詩飲燕雜陳故下箋云
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是此豈之中
兼燕禮矣上二句為飲下二句為燕陳陳邊豆燕言兄弟互
以相兼也○傳雉屬至尚毛○正義曰雉屬釋言又字巡曰
雉骨肉相親屬也中庸曰燕毛以所序齒文王出子曰公與
族人燕則以齒而孝悌之道達矣王與宗族之人燕以毛髮
年齒為次第也司儀曰王燕則諸侯毛亦謂同姓諸侯也故
彼注云謂以髮鬢為坐朝事尊尊尚爵**妻子好合如鼓**
燕則親親尚齒云親親是燕同姓明矣

瑟琴

瑟琴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

應和胡胡反

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急反湛音南反

又作耽韓詩

疏

禮此又論內外之歡也王與族人燕於堂

之皆敵王親親與其妻子自相和好志意合和如鼓瑟琴相
應和於時兄弟既會聚矣其族人非直內和妻子又九族和
好所樂而且湛又以盡歡也○箋王與至房中○正義曰此
辭天子自燕宗族兄弟所以得致妻子好合之意以其王與
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而燕故有妻子自
宗婦者謂同宗卿大夫之妻也內宗者同宗之內女嫁於
大夫者春秋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親用幣謂
之宗婦明是宗族之婦也故賈杜皆云宗婦同姓大夫之婦
箋二年傳曰葬齊姜齊侯使諸姜宗婦來會葬諸姜謂齊同
姓之女宗婦謂齊同姓之婦是同姓大夫之婦名為宗婦也
周禮春官序官云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注云內女王同姓
之女謂之內宗有爵其家於大夫及士者是王同姓之女名
為內宗也天子燕宗族之禮三所以知王與族人燕則宗婦
內宗從后者湛露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曰夜飲私燕也
宗子將有事族人者入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
宗也箋云天子燕諸侯之禮止此設宗子與族人燕為說
耳然則天子燕同姓諸侯之禮猶宗子燕族人則天子燕宗
族元弟為朝廷臣者如宗子於族人可知案特牲饋食禮祭
亦曰徹庶羞設於西序下注云為將餞去之庶羞王為

非神饌也尚書傳曰宗室有妻族入皆侍終曰大宗已侍於
賓莫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
西序下者為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
子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於房也
鄭以彼特性是宗子之祭禮族人及族婦皆助故經云宗婦
執兩邊宗婦贊且是宗婦及族人俱助宗子之祭及至末族
人既為宗子所燕明宗婦亦主婦之可知也且上文庶羞
尸祝兄弟之等男子有庶羞宗婦及內賓婦人亦有庶羞今
直云徹庶羞明二者俱徹也故云初至於兄弟之
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三婦以與
燕飲於房中也曲禮曰男女不雜坐謂男子在堂上女子在
房故族人在堂室婦在房也宗婦得與於燕明內宗亦與其
中可知宗子之禮既然故知天子燕族人於房中此證妻子止堂
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也於房中此證妻子止堂
言宗婦并言內宗者內宗宗婦之類因言之此燕及妻而
律言子者此說族人室家和好其子長者從王在堂燕及妻而
從母亦在
兼言焉。宜爾家室樂爾妻帑帑子也箋云族人和則
○怒依字吐蕩反經典通
○擊字分讀音擊也。是究是圖宜其然乎究深

也箋云女采謀之疏宜爾至然乎。正義曰王親之
信也如是。宜都但反。疏族而與之燕族人化王莫不和
睦則宗族同心人無侵侮然後且汝之室家保樂汝之妻子
矣若族人不和忿鬪自起外見侵侮內不相敬則不能保其
大小家室危焉汝於是深思之於是善謀之信其然者否乎
既宗族頌和若是不可不親焉王所以燕之也。傳變子。
正義曰上云妻子好合子此帑也左傳曰
秦伯歸其幣書曰子則幣幾汝皆是也。

常棣八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 九之二

